

修訂平劇選



第三集

* 雪 捧 一 *

* 關 陽 南 *

* 子 寄 園 桑 *

* 奔 夜 冲 林 *

版 出 館 譯 編 立 國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訂編館譯編立國
選劇平訂修

集二十全

第一集

打漁殺家 三娘教子
打嚴嵩 刺虎
(全一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第二集

岳家莊 奇雙會
捉放曹 寶蓮燈
(全一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第三集

一捧雪 南陽關
桑園寄子 林冲夜奔
(全一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第四集

硃痕記 打鼓罵曹
走雪山 寧武關

(最近出版)

刊叢劇平編新

京兩復收

角三元一價定 編訂筱徐

行印局書中正

號二四二路一重慶：總
市都大各國全：分



3 2173 4632 3

凡例

一、修訂平劇劇本，先選定一百種，其選擇之標準以適合社會教育之意義為主，兼顧及其藝術上之價值。

二、修訂時所根據之藍本，以坊間及舞台上最通行者為主，求其平易可用；至於舊本、善本、及名伶謄本，蒐求匪易，多付闕如，間有所得，亦僅供參考。

三、劇情大體優良，內容有涉及迷信、殘暴或不合社教意義之處，均酌量予以刪改。

四、平劇戲詞，率嫌俚俗，不通順處亦屬常見，均酌予修潤，但為劇界易於接受起見，以不多所更動為原則。

五、每劇弁以「引言」，略述劇情及其意義，後附「註釋」，以供閱者參考。並殿以「修改經過」，以明責任之所在，兼便質教於通家。

凡

例

三

目次

一捧雪(李效厂修訂)	………	一
南陽關(吳伯威修訂)	………	七四
桑園寄子(李效厂修訂)	………	八七
林冲夜奔(吳伯威修訂)	………	一〇三

一 捧 雪

一 引 言

這是明朝嘉靖年間的故事。

莫懷古有家傳玉杯一隻，名「一捧雪」。嚴世藩想要這隻杯子，他不肯給，又不敢不給，乃用一隻假杯搪塞。後嚴世藩知被莫懷古所騙，大怒，親自帶人到莫家去搜，因真杯已被家人莫成收藏，結果也沒搜出來。

可是，嚴家的勢力是人人都怕的；莫懷古已自知得罪了嚴家，怕有不測，帶着愛妾雪艷及家人莫成，欲逃往薊州總鎮戚繼光衙內避禍。不料就在薊州城外，嚴家特派的校尉拿獲，當即被解到戚繼光處，將執行斬首。因嚴家校尉帶有嚴世藩「不論文武大小衙門，拿獲者，斬頭解京」的文書。

原來陷莫懷古於死的，却是嚴家的門客湯勤。

湯勤原爲莫家門客，久慕雪艷貌美，所以向嚴世藩說破莫懷古獻出假杯的祕密，並且

極力慫恿嚴世藩，置莫懷古於死地，以圖霸佔雪艷。

戚繼光和莫懷古既是好朋友，當然不願意殺他，但又想不出救他的辦法。這時，家人莫成情願捨身救主，替莫懷古一死，才算救了他的性命。

莫懷古的假頭，解進京去之後，又被湯勤認出；他又告知嚴世藩，轉請聖旨，派陸炳審問人頭的真假。陸炳和戚繼光莫懷古都是朋友，當然願意將人頭審成真的；無奈湯勤在旁，一定說是假的。陸炳曉得他用意所在，復經雪艷示意，乃將雪艷斷與湯勤爲妾；湯勤趁了願，才說人頭是真的了！

花燭之夜，雪艷乘湯勤酒醉，用刀把他刺死之後，自刎而死！

此劇故事，不見正史，清人李玉，撰有「一捧雪傳奇」，當爲此劇藍本。據「辭海」載：「相傳太倉王忬家傳玉杯，名『一捧雪』；又有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希世之寶。宰相嚴嵩子世藩，索取二物，忬以贗物餽之。世藩門客，有湯裱糊者，摘其非真，世藩因此銜恨。而忬子世貞，時時譏議嚴氏；揚繼盛之喪，世貞爲之經紀，嵩父子益深恨之，遂以邊事陷忬坐法。此劇託名莫懷古，實指忬也」。

本劇主旨，在寫莫成之忠，雪艷之節。雖然他們的盡忠盡節，未必完全合理，但「忠」與「節」的基本精神却是永遠需要的。

二本劇

劇中人：

嚴世蕃 湯勤 莫懷古 雪艷 莫成 張龍 廓儀 戚繼光 陸炳 校尉 侍衛 門子 差役

一
幕
四

〔副淨〕 〔方巾丑〕 〔生〕 〔青衣〕 〔生〕 〔副淨〕 〔副淨〕 〔生〕 〔末〕 〔丑〕 〔雜〕

報子

〔丑〕

更夫

下旨官

〔末〕

旗牌

禁卒

刀斧

第一場

嚴世藩（內白）回府！（四校尉、四侍衛、門子引嚴世藩（註一）上，湯勤迎上）可惱哇，可惱！

湯勤

（白）大人下朝，爲何這等發惱？

嚴世藩

（白）適纔在金殿之上，與夏言（註二）老兒爭吵幾句，萬歲將俺的本章摔在龍書案下。你道惱是不惱？

湯勤

（白）這有何難。明日早朝，請老太師（註三）參他一本。也夠他受的了。

嚴世藩

（白）湯勤，這幾日你往哪裏去了？

湯勤

（白）過府謝官（註四）去了。

嚴世藩 (白) 看將起來，你倒是個有良心的！

湯勤 (白) 小官本是有良心的，祇是眼前有一人，他倒無有良心。

嚴世藩 (白) 哪一個無有良心？

湯勤 (白) 就是那莫懷古莫大老爺，他無有良心。

嚴世藩 (白) 怎見得？

湯勤 (白) 請問大人。那莫大老爺獻與大人的玉杯，你道是真還是假？

嚴世藩 (白) 乃是真杯，豈有假的！

湯勤 (白) 此乃是假盞！

嚴世藩 (白) 怎見得？

湯勤 (白) 昨日小官去到莫大老爺府中謝官。在酒席筵前，觀見真杯。故爾知道獻與大

人的，乃是假盞。

嚴世藩 (白) 我卻明白了。

湯勤 (白) 明白何來？

嚴世藩 (白) 想是你過府謝官的時節，我那莫幸兄在酒席筵前，輕慢於你，因此在我的面

前搬弄是非，是與不是？

湯勤 (白) 小官不敢。大人過府搜杯，便知真假。

嚴世藩

(白)搜杯得出？

湯勤

(白)莫大老爺之罪。

嚴世藩

(白)搜杯不出？

湯勤

(白)乃是小官之罪！

嚴世藩

(白)來！將湯勤押下了！

(湯勤下)

嚴世藩

(唱二簧搖板)湯勤說話如刀劍，舌尖殺人哪見血？人來與爺忙順轎，過府去搜一捧雪。

(衆人引嚴世藩下)

第二場

莫懷古

(莫懷古雪艷同上)

雪艷

(唱二簧搖板)假杯獻出擔驚險，

莫成

(唱搖板)猶恐識破這機關。

莫懷古

(內白)走哇。(上白)啓稟老爺：嚴爺過府。

(白)夫人迴避了。有請！(莫懷古雪艷同下)(四校尉、四侍衛引嚴世藩上)

嚴世藩（唱二簧搖板）來在莫府下了轎，會會當年故舊交。

莫成（白）有請老爺！

莫懷古（上白）何事？

莫成（白）嚴爺到。

莫懷古（白）知道了！（唱二簧搖板）聽說嚴爺到府門，整整衣冠禮相迎。莫非我陞官未

曾謝？

嚴世藩（白）你做的嘉靖爺的官，謝我何來？

莫懷古（白）唔！（唱二簧搖板）大人發怒爲何情？

莫懷古（白）參見嚴爺

嚴世藩（白）不消！

莫懷古（白）嚴爺怒氣不息，爲着誰來？

嚴世藩（白）就爲你來！

莫懷古（白）爲小官何來？

嚴世藩（白）一捧雪贈與不贈但憑於你，爲何拿假杯蒙哄於我？

莫懷古（白）只有真杯，那有假盞！

莫成（白）照哇！

嚴世藩 (白) 你待怎講？

莫懷古 (白) 只有真杯，那有假盞！

嚴世藩 (白) 呸！

(莫成暗下)

嚴世藩 (唱二簧搖板) 聽一言來怒氣生，罵聲懷古負義人。進京未到一月整，保你太常

寺正卿(註五)。人來與我忙搜定(校尉搜介)(莫成由上場門上介，闔前門不能出

介，又折回仍由上場門下)

衆校尉 (白) 搜杯不着。

嚴世藩 (白) 呸！(接唱搖板) 掘地三尺再搜尋。

(莫成由下場門上介，闔後門不能出介，轉身由犬洞而逃介下)

衆校尉 (白) 還是無有。

嚴世藩 (白) 起過了。(唱二簧搖板) 搜杯不出臉帶紅，失却當年故舊情。

(雪艷上)

嚴世藩 (白) 仁兄身後何人？

莫懷古 (白) 賤妾雪艷。

嚴世藩 (白) 原來是仁嫂，請來見禮。

莫懷古 (白)夫人，見過嚴爺！

雪艷 (白)參見大人。

嚴世藩 (白)仁嫂。

莫懷古 (白)回避了。

(雪艷下)

嚴世藩 (白)莫仁兄，真杯也好，假盞也好，拿將出來，待小弟一觀，不要你的就是。

莫懷古 (白)方纔言過：只有真杯，那有假盞！

嚴世藩 (白)有人得見，

莫懷古 (白)何人得見？

嚴世藩 (白)湯勤得見。

莫懷古 (白)湯勤：嗷，是了：昨日湯勤過府謝官，在酒席筵前，得罪於他，因此才在

大人台前，搬弄是非；有道是：過耳之言，不可深信，

嚴世藩 (白)你待怎講？

莫懷古 (白)過耳之言，不可深信。

嚴世藩 (白)呸！(唱二簧搖板)聽罷言來怒氣生，不由世藩動無名；朝理朝外去打聽，

嚴家豈是省油燈？人來與爺把轎順，三日後定要滅爾的滿門！

莫懷古 (白)送嚴爺。

嚴世藩 (白)不消！(下，衆校尉隨下，雪艷上)

雪 艷 (白)老爺。

莫懷古 (白)夫人，莫成這個奴才往哪裏去了？

雪 艷 (白)想必來也。

莫懷古 (白)兩廂喚來。莫成！掌家！

雪 艷 (白)莫成！掌家！

莫 成 (內白)走哇。(上白)呵！老爺受驚了！

莫懷古 (白)哇！嚴爺過府，你這個奴才不來伺候，你往那裏去了？吃我一場拷打。(打介)

莫 成 (白)老爺責打小人，敢是爲了昨日吃酒喫？

莫懷古 (白)嗯！你敢說你老爺吃酒，我打死你這奴才！

莫 成 (白)呵，老爺。縱然打死小人，也要容小人說個明白呀！

雪 艷 (白)老爺容他講來！

莫懷古 (白)你且講來

莫 成 (白)老爺容稟啊。小人見嚴爺下轎之時，他的氣色不正，就知爲那一捧雪而來。

小人去至上房，扭開箱鎖，懷揣一捧雪，打從前門而走：（身段介）有嚴府校尉把守；又從後門而逃：（身段介）又有兵丁攔阻。情急無奈，只得打從大洞而出。站在高坡，觀見嚴爺上轎去了，小人才得回來。老爺不問青紅皂白，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想我這爲奴的，咳！也就難辦事了哇：（哭介）。

莫懷古（白）嘿！有了一捧雪，還在罷了，如若不然，夫人不要攔阻，待我打死這個奴才！

雪艷（白）待妾身向前問來。啊，莫成你家老爺打你，爲了何事，你可知道？

莫成（白）小人不知啊！

雪艷（白）就爲的是那一捧雪。

莫成（白）嗽！就爲那一捧雪嘆：嗽！有，有，有（取出玉杯介）夫人請看。（將杯與

雪艷介）

雪艷（白）老爺，一捧雪在此！

莫懷古（白）唔！（唱二簧搖板）一見玉杯果是真，險些錯怪小莫成。

莫成（白）咳！想我這爲奴的也就難辦事了！哇：（哭介）

莫懷古（白）這個奴才，還敢在此放肆，待我打死你這個奴才！

莫成（白）啊，老爺小人是打不起了哇。

雪 艷 (白)老爺，不必生氣。掌家，將杯收下！(莫成接杯介)

莫懷古 (白)有了一捧雪，拿穩做官，還怕他何來！

莫 成 (白)是啊！有了一捧雪拿穩做官，還怕他何來！——(想介)啊，老爺！那嚴爺

上轎之時，可曾講些什麼？

莫懷古 (白)他倒講了兩句淡話。

莫 成 (白)哪兩句淡話？

莫懷古 (白)「三日後要滅爾的滿門」。

莫 成 (白)唔！「三日後滅爾的滿門」！(想介)哎呀老爺呀！想那嚴爺，做事狠毒，

只拍三日之後當真要滅老爺的滿門哪！

莫懷古 (白)你待怎講？

莫 成 (白)要滅老爺的滿門哪！

莫懷古 (白)哎呀！(氣椅介)

莫 成 (白)老爺醒來！

莫懷古 (白)(唱二簧倒板)聽說是三日後要滅滿門。(白)夫人！(雪艷夾白「老爺」)掌

家！(莫成夾白「老爺」)哎呀夫人哪(唱搖板)倒叫懷古無計行。(叫頭)莫

成哪，你有何妙計，搭救你家老爺？

莫成 (白)呵，老爺，有道是「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倒不如棄官逃走了吧。

莫懷古 (白)好，逃回錢塘去罷！

莫成 (白)且慢！哪個不知道老爺是錢塘人氏？錢塘去不得！

莫懷古 (白)如此往哪裏而逃呢？

莫成 (白)呵，老爺。那日小人跟隨老爺拜客而歸，經過海岱門，遇見一位穿紅袍的官

長，他叫什麼戚？

莫懷古 (白)戚繼光。(註六)

莫成 (白)嗷，正是。他在哪裏爲官？

莫懷古 (白)薊州總鎮。

莫成 (白)如此就往薊州而逃。

莫懷古 (白)吩咐外廂人役準備轎馬，

莫成 (叫頭)哎呀老爺呀！事到如今，還備得什麼轎馬，只好是步行而已！

雪艷 (哭介)喂呀！

莫懷古 (白)夫人，下官連累你了！

(雪艷下)(牌子)

莫懷古 (白)莫成！你老爺進京，未到一月，得來這身榮耀，叫我怎能割捨？

莫成 (白)老爺呀！事到如今，捨得也要捨，捨不得也要捨，捨了吧！(莫懷古、莫成同下)

第三場

(四校尉四侍衛引牌子、嚴世藩上、湯勤迎上)

湯勤 (白)大人回來了？

嚴世藩 (白)來！請湯勤綁了！

湯勤 (白)小官罪犯何條？

嚴世藩 (白)適才過府搜杯，未曾搜出，豈不是你之罪麼？

湯勤 (白)啓稟大人：那莫大老爺若將真杯獻出，必定安心做官。倘若獻的是假杯，必然棄官逃走。

嚴世藩 (白)且聽一報。

院子 (上白)莫懷古棄官逃走！

嚴世藩 (白)知道了！

(院子下)

湯勤 (白)大人，你看如何？

嚴世藩

(白)唔呀！莫仁兄呵莫仁兄，真杯也罷，假杯也罷，你只管做官，何必棄官逃走！來！外廂搭轎！

湯勤

(白)大人往哪裏去？

嚴世藩

(白)追趕莫仁兄回來做官。

湯勤

(白)他如今做不得官了。

嚴世藩

(白)怎見得他做不得官了呢？

湯勤

(白)私拐皇家印信逃走，他就做不得官了。

嚴世藩

(白)依你之見？

湯勤

(白)必須行文將他拿住，大小治他一個罪名。

嚴世藩

(白)來！啓開文房！

湯勤

(白)待小官磨墨。

嚴世藩

(白)上寫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註七)嚴，爲犯官一名莫懷古，攜帶皇家印信，棄官逃走。派馬上校尉追趕。各州府縣，文武百官，大小衙門，拿獲者：」

湯勤

(白)斬頭解京！

嚴世藩

(白)嘿！我那莫仁兄無有這樣大的罪名？

湯勤

(白)他攜帶皇家印信逃走，理當斬首。還是他自作自受，哪個混帳王八蛋害他不

成！

嚴世藩 (白) 好，斬頭解京！來，傳張龍郭儀！

四校尉 (白) 傳張龍郭儀。

張龍 (白) 參見大人。

嚴世藩 (白) 這有公文一角，去往錢塘追趕莫懷古，不得有誤！

湯勤 (白) 呵，大人！想那莫懷古焉敢回轉錢塘

嚴世藩 (白) 他往那裏而逃？

湯勤 (白) 他有一好友，名戚繼光(註八)現在薊州爲官。必然投奔於他，一起就趕上了。

嚴世藩 (白) 如此命你二人就往薊州追趕。

張龍 (同白) 遵命！

嚴世藩 (白) 轉來！莫懷古事小，一捧雪事大。

湯勤 (白) 二位上差，一捧雪事小，雪娘子事大。

張龍 (同白) 此事都壞在你的身上！(同下)

嚴世藩 (白) 湯勤！從今以後，在我的面前，當講則講；不當講者，休要胡言亂語！你要記下了！

湯勤 (白) 小官認下了。

嚴世藩 (白) 正是；可恨懷古太不仁，

湯勤 (白) 不該假杯哄大人。

嚴世藩 (白) 投文到在蘄州地。

湯勤 (白) 準備人頭早解京！

嚴世藩 (白) 好個準備人頭早解京！湯勤！隨我來呀！哈哈！(與湯勤同下)

第四場

(張龍郭儀同上)

張龍 郭儀 (同白) 俺……

張龍 (白) 張龍！

郭儀 (白) 郭儀！

張龍 (白) 請了。

郭儀 (白) 請了。

張龍 (白) 奉了嚴爺之命，前往蘄州追趕莫懷古夫婦，就此前往。(與郭儀同下)

第五場

莫成 (內白) 趲行者！(與雪艷莫成同上)

莫懷古 (內白) 夫人隨我來！

雪艷 (哭介白) 喂呀！

莫懷古 (白) 夫人爲何不走？

雪艷 (白) 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莫懷古 (白) 莫成！

莫成 (白) 老爺何事？

莫懷古 (白) 夫人兩足疼痛，難以行走，這便如何是好？

莫成 (白) 啊，老爺！此處離薊州不遠，待小人前去僱兩乘小轎，迎接老爺夫人就是。

(轉身欲走介)

莫懷古 (白) 你要小心了！

莫成 (白) 大家小心！(下)

莫懷古 (白) 夫人！莫掌家前去僱轎，待下官攙扶於你，步行幾步，去到柳林藏躲。(莫

懷古攙雪艷介)(張龍、郭儀同上)

張龍 (白) 且住！莫懷古在前面走，我二人在後面趕，趕到此處，爲何不見？

郭儀 (白) 想必在柳林裏面藏躲。你我冒叫一聲：（與張龍同叫）裏面可是莫懷古？

雪艷 (白) 啊老爺，外面有人叫你。

莫懷古 (白) 哪一位？

張儀 (同白) 你是莫懷古！鎖了！（鎖莫懷古雪艷下）

第六場

張龍 (張龍、郭儀鎖莫懷古、雪艷上，二守城卒上)
(白) 呔！開城！

卒 (白) 什麼人？

張龍 (白) 嚴府有緊急公文到來。

卒 (白) 好，開城。（開城介，張龍郭儀帶莫懷古雪艷進城介，卒下）

張龍 (白) 待我劈了柵子！（劈柵子同進介）來此已是，待我擊動堂鼓！（擊鼓介）

(四龍套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白) 鑼門鼓角聲高，緊急公文來到。

張龍
郭儀

(同白)請了，上司行文，大人請看。

戚繼光

(白)當堂拆封。(拆公文看介)人犯可曾帶齊？

張龍
郭儀

(同白)帶齊。

戚繼光

(白)帶上堂來！

(張龍郭儀帶莫懷古雪艷上)

雪 艷

(哭介)喂呀！

莫懷古

(白)夫人不必害怕，來到戚賢弟的衙門，料也無妨。(進介)上面敢是戚……

戚繼光

(白)嗯！本鎮點名，哪怕你們齊不齊！聽點：犯官一名莫懷古，女犯一名雪艷，

帶了下去！

莫懷古

(白)夫人：事到如今，連戚賢弟也不認你我夫妻了？

雪 艷

(白)這都是你交的好朋友哇！(與莫懷古同下)

戚繼光

(白)嚴府校尉。莫懷古夫婦在那裏拿獲？

張龍
郭儀

(同白)在蘄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戚繼光

(白)怎樣進城？

郭龍儀

戚繼光

郭龍儀

戚繼光

郭龍儀

戚繼光

郭龍儀

戚繼光

(同白) 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動堂鼓，纔見大人。

(白) 嚴府校尉。此事關係重人，必須兩下擔戴。

(同白) 何爲兩下擔戴？

(白) 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你等四人，鎖在一處，裏面有燈有火，外面加封上鎖，待等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解進京去，回覆嚴爺，也就是了。

(同白) 好倒好，只是我二人太以的辛苦了。

(白) 自然有你二人的好處。

(同白) 看他給我們的好處！(同下)

(白) 打鼓退堂。且住！莫仁兄不知爲了何事，得罪嚴府；我想他有一掌家，名叫莫成，甚是能幹，爲何不見跟隨前來？我不免去到大街，尋找便了。來！掌燈伺候！(唱二簧搖板) 人來掌燈把路引，大街尋找小莫成。(與衙役同下)

第七場

更夫

(內白) 爲人莫打更，打更受苦情，風裏也得去，雨裏也得行。(白) 我薊州總

鎮衙門的更夫便是；只因今夜拿住犯官一名，莫懷古，五鼓天明，就要開刀，須要嚴緊防範，就此巡更去者。

(內白) 走哇！(上)

莫成 (白) 拿住啦！拿住啦！

更夫 (白) 啊？拿住什麼？

莫成 (白) 拿住犯夜的啦！

更夫 (白) 我是鄉下人哪。

莫成 (白) 鄉下人不犯夜，難道我們城裏人犯夜嗎？

更夫 (白) 我是交錢糧的。

莫成 (白) 交錢糧，你到文官衙門裏去，怎麼到武官衙門裏來啦？

更夫 (白) 這是那個的衙門哪？

莫成 (白) 乃是威大人的衙門。

更夫 (白) 哦！原來是威大人的衙門。(內有人喊叫介)。

莫成 (白) 啊？爲何這樣喧嘩？

更夫 (白) 你不知道，今夜拿住犯官一名莫懷古，五鼓天明，就要開刀問斬呐。

莫成 (白) 你待怎講？

更夫（白）就要開刀問斬啦。

莫成（白）（哭介）咳，老爺啊！

更夫（白）你這是怎麼回事？

莫成（白）想那莫老爺，爲官清正，倘若將他斬首，怎不教人……哎，痛哭……哇……

（哭介）

更夫（白）我把你好有一比，

莫成（白）比做何來？

更夫（白）看評書落淚，

莫成（白）此話怎講？

更夫（白）鄉下人你可有住處哇？

莫成（白）無有。

更夫（白）這麼辦吧；你先到我更房裏去，等到天明，你再去交錢糧。你弄好不好哇？

莫成（白）哦，是是是！

更夫（白）隨我來！（同走介）鄉下人，你今年多大啦？

莫成（白）一十六歲。

更夫（白）小孩子！到了房門了，你跟我進來；進來了沒有？（用手摸莫成介）你在哪

兒：（摸莫成鬚鬚介）這是什麼？

莫成

（白）鬚鬚呀！

更夫

（白）十六歲！你怎麼有了鬚子啦？

莫成

（白）我四十六歲了。

更夫

（白）是個老頭子；你替我打更，我替你睡一覺。

威繼光

（唱二簧搖板）聽譙樓打罷了二更時分，八台官倒做了巡更之人。

莫成

（哭介白）老爺呀！

威繼光

（唱二簧搖板）啼哭之人哪一個？

莫成

（白）小人莫……

威繼光

（白）禁聲！（拉莫成同下）（二旗牌同下）

內

（白）夥計，快點打更，大人查夜來啦！

更夫

（白）打更！打更！鄉下人與我打更——跑啦！夥計，幾更啦？

內

（白）二更半啦！

更夫

（白）我的鑼錘哪？（尋鑼錘不見）鑼錘不見啦，拿頭撞，（用頭撞鑼）不響，不響，咳！頭都破了！（下）

第八場

(二旗牌引咸繼光拉莫成水底魚同上)

莫成

(白)小人莫成參見大人！

咸繼光

(白)罷了。你家老爺也來了。

莫成

(白)哦！我家老爺也來了！可容我主僕相見！

咸繼光

(白)那個自然，下面伺候。

莫成

(白)是。(出介)咳！(下)

咸繼光

(白)來！

二旗牌

(同應)在！

咸繼光

(白)什麼時候了？(內打三更介)

二旗牌

(白)三更時分。

咸繼光

(白)看看嚴府校尉，可曾睡着？

二旗牌

(同白)睡着了。

咸繼光

(白)悄悄開封揭鎖，有請莫大老爺！

二旗牌

(同白)遵命！

(莫懷古雪艷上)

雪 艷 (哭介) 喂呀!

莫懷古 (白) 禁聲! (唱二簧搖板) 夫人啼哭莫高聲，休要驚動嚴府人。悲悲切切把二堂

進。

戚繼光 (接唱搖板) 再與仁兄說真情。(白) 莫仁兄，你的掌家莫成也來了。

莫懷古 (白) 在哪裏?

戚繼光 (白) 旗牌，有請莫掌家!

二旗牌 (同白) 遵命! 有請莫掌家!

(莫成上)

莫 成 (白) 來了!

戚繼光 (白) 你家老爺來了，向前相見!

莫 成 (白) 是，(與莫懷古見介) 老爺夫人受驚了!

莫懷古 (白) 你這奴才辦的好事!

莫 成 (白) 事到如今，埋怨小人，也是枉然了。

戚繼光 (白) 仁兄。但不知爲了何事，得罪嚴府?

莫懷古 (白) 就是爲了一捧雪。

威繼光 (白) 一捧雪乃是一樁小事，爲何有緊急公文到來？

莫懷古 (白) 可容我一看？

威繼光 (白) 那是自然：臚牌掌燈，仁兄請看。

莫懷古 (白) 上寫「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嚴，爲犯官一名莫懷古，攜帶皇家印信，棄官逃走，派馬上校尉追趕。各州府縣，文武百官，大小衙門，拿獲者……」(威繼光用手按住文書介)。

莫懷古 (白) 爲何不教我看？

威繼光 (白) 猶恐仁兄看了害怕。

莫懷古 (白) 看了也好做一準備！

莫 成 (白) 照哇，看了也好做一準備呀！

(威繼光又將文書遞給莫懷古介)

莫懷古 (接念白) 「拿獲者，斬頭解京！」哎呀！(暈倒介)

威繼光 (白) 仁兄醒來！

莫 成 (同白) 老爺醒來！

雪 艷 (唱二簧倒板) 聽說是斬頭解進京，(白) 哎呀！(唱搖板) 好似鋼刀刺在心。

回頭再與賢弟論，想一良策救殘生。

威繼光 (白) 事到如今，並無別計可施，有道是「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倒不如棄官逃去了吧。

莫成 (白) 噉，走得的？

威繼光 (白) 走得的。

莫成 (白) 如此，走哇……(圓場停住介) 走不得呀！走不得！

威繼光 (白) 怎樣走不得？

莫成 (白) 哎呀大人哪！我家老爺，只爲棄官逃走，才惹下這場殺身大禍；今日又要棄官逃走，豈不連累戚大人麼？哎呀這……(想介)

威繼光 (白) 仁兄，倒不如點勸人馬，你我反了吧！

莫成 (白) 呵？反得的？

威繼光 (白) 反得的！

莫成 (白) 好，反吶……(圓場停住介) 反不得！反不得！

威繼光 (白) 掌家，怎樣又反不得？

莫成 (白) 請問大人：這薊州城內有多少人馬？

威繼光 (白) 有三千人馬，五百守城軍。

莫成 (白) 照哇。這三千人馬，五百守城軍，在離亂年間，還可以抵擋一陣；像這樣太

戚繼光

平年間，慢說是交鋒打仗，就是墊馬蹄，也是不夠的呀！哎呀這……
(白)咳！(唱二簧搖板)教你反來你不反，教你走來你不行。等到五鼓天明亮，我坐法堂你受刑。

莫懷古

(白)咳！

莫成

(叫頭)大人！老爺！哎！夫人哪！(唱二簧倒板)一家人只哭得如酒醉，(叫頭)大人！老爺！哎！夫人哪！

雪艷

(白)喂呀！

莫成

(唱迴龍)那一邊哭壞了二夫人。(接唱原板)戚大人八台官救不了家主爺的命，家主爺的命，老爺呀！實實的難壞了小莫成。(叫頭)且住，那日跟隨我家老爺進京之時，我家大夫人手捧一斗酒，叫道一聲：「莫成吶：掌家！此番跟隨你家老爺進京求名，必須勸你老爺酒要少飲，事要正辦；若辦得一兩樁好事，漫說我母子在錢塘，就是去世的先人，也是感恩非淺！」今日我家老爺惹下這場殺身大禍，難道說教我袖手旁觀？這看水流舟？這……(想介)事到爲難之間，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那日跟隨我家老爺拜客而歸，路過十字街頭，遇見一位相命的先生，與我家老爺相了一相，又與我觀了一觀。那相面先生言道：「莫大哥！莫掌家！你的好貴相！你的好骨骼！你有你家老爺之相，可惜無有你家老爺

之福。日後你家老爺有場殺身大禍，還要應在你的身上！」那相面先生說得無心，我卻聽得有意。莫非就應在今晚這薊州堂上？——哎呀！想我家老爺待我十分恩厚，倒不如替我家老爺一死；雖然不能青史名標，也落一個萬古流芳。我就是這個主意！啊，我就是這個主意！（向戚繼光跪介）

戚繼光

（白）莫成。跪在我的面前做甚？

莫成

（白）只要大人開恩，我家老爺就有了救了。

戚繼光

（白）起來！（向莫懷古）仁兄醒來！

莫懷古

（白）賢弟何事？

戚繼光

（白）你有了救了。

莫懷古

（白）救在那裏？

戚繼光

（白）莫成言道：仁兄有了救了。

莫懷古

（白）莫成！你老爺的救星在那裏？

莫成

（白）咳！事到如今，那裏來的救星？小人情願替老爺一死呵……

莫懷古

（白）咳！想世界之上，那有人替人死的道理？你有這兩句話，也就夠了！

莫成

（叫頭）哎呀！老爺呀！說什麼世界上那有人替人死的道理；小人將前輩古人說

與大人老爺夫人一聽。

莫懷古

(白)好！慢慢的講來！

莫成

(白)大人老爺夫人容稟，昔日楊生好養犬，酒醉睡臥荒山，偏偏有個不知事務的牧童，他就放火燒荒；眼看那火，就要燒到楊生的身上，那犬見主有難，牠就翻身跳下澗去，滾溼毛衣，捨生救主。往反數十次，牠就活活的累死了。楊生醒來，見犬死在一旁，仰天嘆曰：「鳥鴉有反哺之意，羊羔有跪乳之恩。馬有墜蹄之勞，犬有救主之心」。畜類尚且如此，何況小人我是一個人啊？老爺不叫小

戚繼光

(白)不必如此，改扮起來。

莫懷古

(白)掌家！(唱二簧搖板)莫成請上把禮敬，拜你如同拜恩人。

戚繼光

(白)掌家醒來！

莫成

(唱二簧倒板)未曾犯法先戴刑，(白)哎呀(唱搖板)猶如進了枉死城。眼望錢塘哭文祿，我的兒啊！爲父死後你靠何人啊！回頭再對老爺論，小人有話要稟明。

莫懷古

(白)你且講來！

莫成

(白)老爺。小人今日替老爺死。別無掛念。只是小人有一子，名喚文祿，在錢塘服侍大相公讀書；我那大相公性情不好，是開口就罵舉拳就打，可憐我那文祿孩兒，他是三歲喪母；小人今日替老爺一死，他是剛剛七歲，可算是七歲喪父。小

人死後，望求老爺另眼看待我那文祿孩兒，小人縱死九泉，也是感念老爺的恩德呀呵……（哭介）

莫懷古

（叫頭）呀呀！莫成啊！日後我要錯待你那文祿孩兒，必然天譴地滅！

莫成

（白）言重了！

戚繼光

（白）莫成，我有一女，情願許配文祿爲婚。

莫成

（白）謝大人！（唱二簧搖板）戚大人與我作了主，文祿孩兒有靠成。水流千遭歸大海，原物交還舊主人。（將一捧雪交與莫懷古介）

莫懷古

（唱二簧搖板）玉杯本是起禍根，爲你喪了小莫成。恨不得將你拋在地。（戚繼光雪艷一齊阻攔介）

戚繼光

（接唱搖板）攔住仁兄有話云。（白）就將此杯寄在小弟衙內也就是了。

莫懷古

（白）賢弟收下，日後見杯，猶如見兄一般。

（雪艷哭介）

莫懷古

（白）賢弟請上，受兄一拜。

戚繼光

（白）仁兄施禮爲何？

莫懷古

（白）將賤妾雪艷寄在賢弟衙內，不要當作仁嫂看待，只可當作使女丫環。

戚繼光

（白）還是當作仁嫂看待。

莫懷古 (白)多謝賢弟！

莫成 (白)老爺，還有小人呢！

莫懷古 (白)賢弟請上，受愚兄一全禮！

戚繼光 (白)此禮爲何？

莫懷古 (白)等到五鼓天明，將我恩人斬首，還望賢弟在西門以外，柳林之下，立一碑
碣，上寫「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

戚繼光 (白)却是爲何？

莫懷古 (白)我那後輩兒孫，也好與他燒錄化紙。

莫成 折煞小人了！

莫懷古 (唱二簧搖板)三件大事安排定，

(打四更介)

莫成 (接唱搖板)又聽譙樓打四更，(叫頭)哎呀大人哪！譙樓已交四鼓，看看到了
五鼓天明，這蘄州堂上，難道有兩個莫懷古不成？這……

戚繼光 (白)也罷！仁兄！小弟有一好友，在湖北爲官，待我修書一封，仁兄去到那裏躲
避一時。

莫成 (白)待小人磨墨。

莫懷古

(白)如此，賢弟修書信，

成繼光

(白)仁兄換衣袴。(莫懷古雪艷下)

成繼光

(修書信，唱二簧搖板)上寫頓首三頓首，拜上湖北魏參謀。來人本是我好友，

還望將他來收留。一封書信忙寫就，仁兄快快離蘄州。(莫懷古上接書，雪艷

同上)

莫懷古

(唱二簧搖板)多謝賢弟施側隱，搭救懷古命殘生。回頭再對夫人論，下官言來你是聽：五鼓天明把法場進，假意向莫成叫夫君。

莫成

(白)小人不敢！

莫懷古

(接唱搖板)辭別賢弟足踏蹬，

莫成

(白)老爺請轉！

莫懷古

(白)呵！(接唱搖板)莫成起下追悔心。(白)莫成！你莫非有追悔之意？來！來！來！你把刑具卸下，與你老爺帶上！

莫成

(白)事到如今，那有什麼追悔之意？老爺此番去到湖北，酒要少飲，事要正辦，當交的朋友，交上幾個，且莫再交湯勤那樣的狗男女，倘若惹下禍來，再想第二個莫成吶，只怕今生今世也就難了！

莫懷古

(白)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惜講遲了！

莫成

(白)卻還不遲，上馬去吧！

戚繼光

(叫頭)仁兄！兄長！仁兄啊！

莫懷古

(叫頭)賢弟！我妻！掌家呀！

雪艷

(叫頭)老爺！我夫！夫啊！

莫成

(叫頭)老爺！老爺！老爺呀！

(莫懷古下，雪艷哭介)

(同時)

雪艷

(白)喂呀……

戚繼光

(白)仁嫂休要兩淚汪，

雪艷

(白)全憑大人作主張。

莫成

(白)大事全仗戚總鎮，

戚繼光

(白)莫成！你的名兒天下揚。

(雪艷下)

戚繼光

(白)莫成！少時五鼓天明，去至法場，一不要胡言，二不要亂語；你老爺的性

命，本鎮的前程，全在你一人的身上！

莫成

(白)大人！少時五鼓天明，去至法場，我一不胡言，二不亂語，只求大人與小人

一個快！快！快！快！(跑步向前，戚繼光疾退，搽介，戚繼光下)

莫 成 (叫頭)且住！事到如今，我又想起一樁心事來了！是我臨行之時，我那文祿孩兒，一把抓住衣襟，叫道一聲：「爹爹呀我父！此番進京，不知三年五載，才得回來，可知孩兒在家裏想你呀！」咳呀兒吓！你今日也盼爲父回去，明日也盼爲父回去，盼來盼去，將爲父盼到枉死城中……咳！去了哇…… (哭介，想介) 嚶！想我莫成爲奴一世，今日替我家老爺一死，乃是一樁喜事，我哭的什麼？我嘆的什麼？我必須要大笑三聲：哈哈，哈哈，哈哈——哎，兒呀 (揮淚介) (五更介，以手摸頸坐地介)兒呀！(下)

第九場

(二門官上，莫懷古上)

莫懷古

(白)開城。

二門官

(白)做什麼的？

莫懷古

(白)奉了戚大人之命，出城另有公幹。

二門官

(白)可有令箭？

莫懷古

(白)令箭在此。

(二門官看介，莫出城分下)

第十場

二刀斧手（上白）讀了。今日五鼓天明，要將莫懷古斬首。就此監中走走。（劈監拉莫成下）

第十一場

（威繼光上，二刀斧手押莫成上跪介，剝去衣冠介，插上紙招介，拉下，威上馬下）

第十二場

（一老卒提木桶過場下）

第十三場

（威繼光過場下）

第十四場

（刀斧手拉莫成上圓場，雪鸞隨上，拉下）

第十五場

(四待衛、戚繼光同上)

戚繼光

(詩)本鎮坐法場，埋下殺人椿。安良除奸佞，忠正報君王。(白)本鎮戚繼光，奉嚴大人之命，監斬莫懷古，刀斧手，(衆應介)將莫懷古綁上來！

(二刀斧手挾莫成上，雪艷、張龍、郭儀、一禁卒同上)

戚繼光

(白)二位公差看得真？

張龍
郭儀

(同白)看得真！

戚繼光

(白)認得明？

張龍
郭儀

(同白)認得明？

戚繼光

(白)刀斧手，將莫懷古綁好了！

(將莫成上綁介)

莫成

(叫頭)天哪，天！想我莫……

雪艷

呵！老爺！事到如今，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

莫成

(白)想我莫……懷古，死得好不瞑目也！

(刀斧手押莫成下，繼刀斧手上獻頭介) (雪艷看頭哭介下) (張龍郭儀將人

頭交禁卒打入木桶介

戚繼光

(白)二位上差，這裏有公文一角，回覆嚴府去罷！

張儀

(同白)謝大人！(同下)

戚繼光

(白)衆將官，帶馬回衙！(衆人一齊下)

第十六場

陸炳

(上引)奉命審人頭，王法森嚴，誰不愁！(詩)嚴府勢力大如天，欺君傲上壓朝班。審問人頭真和假，此事叫我兩爲難。

(白)老夫陸炳，大明嘉靖駕前爲臣，官居錦衣衛大堂。只因莫懷古得罪嚴府，已在薊州斬首。人頭搭進木桶，解進京來。適逢刑部大堂，染病在床，聖上命老夫審問此案；我想這個人頭分明是假。若是斷成真的，嚴府必不干休，若是斷成假的，我那莫年兄的冤仇，豈不付與流水？今日升堂理事，教老夫好爲難也！

(內喊「湯老爺到」！)

門子

(白)湯老爺到！

陸炳

(白)嗽！湯勤！哎呀，且住！老夫正升堂理事，湯勤忽然到來。此番前來，必然

是窺探於我，到要小心一二。來！傳話出去，就說老夫有公事在身，不能出迎。請湯老爺大堂敘話。

門子

(白)請湯老爺大堂敘話。

湯勤

(內嗽介) 喂呀！(上詩) 心中思想美佳人，費盡三毛七孔心。若得他心遂我意，人頭是假也是真。(白) 參見老夫人！

陸炳

(白) 啊，湯老爺！你今前來，敢莫是要拿老夫什麼弊病麼？

湯勤

(白) 告辭！

陸炳

(白) 轉來！為何去心忒急？

湯勤

(白) 非是小官去心忒急，老夫人你的疑心太大了哇！

陸炳

(白) 老夫乃是一句戲言吶。

湯勤

(白) 雖是戲言，小官我可擔戴不起呀！

陸炳

(白) 湯老爺請來上坐！

湯勤

(白) 此乃朝廷的法堂，小官焉敢攬坐？

陸炳

(白) 怎麼？湯老爺，你也曉得這是朝廷的法堂麼？

湯勤

(白) 想你我爲官的人兒，焉有不曉得王法的道理？

陸炳

(白) 如此老夫我就斗胆了。(坐介) 來，湯老爺一旁看座。

湯勤 (白)謝座！

陸炳 (白)湯老爺到此何事？

湯勤 (白)小官奉了嚴爺之命，前來會審人頭

陸炳 (白)是吓，你若不來，老夫還要拿帖兒請你來呢。

湯勤 (白)小官一呼卽至，何須加一請字？

陸炳 (白)湯老爺，少時間案有不到之處，你要指教一二，

湯勤 (白)老夫人你忒謙了哇！

陸炳 (白)來！帶人犯！

(戚繼光、雪艷、張龍、郭儀同上)

門子 (點名介)張龍郭儀！

張龍郭儀 (應介)有！

門子 (點名介)雪艷！

雪艷 (應介)有！

門子 (點名介)戚繼光！

戚繼光 (應介)有！

陸雪 陸雪 陸雪 陸雪 陸雪 陸雪 陸雪 陸雪
炳 艷 炳 儀 炳 儀 炳 儀 炳 儀 炳 儀 炳 儀 炳 儀

(白)戚繼光雪颯下去！張龍郭儀上跪！(戚繼光下)

(白)喂呀……(湯勤目送艷下)

(白)張龍郭儀，莫懷古夫婦，在那裏拿獲？

(同白)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白)什麼時候？

(白)黃昏時候。

(白)怎樣進城？

(同白)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了堂鼓，才見戚大人。

(白)戚大人怎樣吩咐下來？

(白)戚大人言道，此事關係重大，必須兩下擔戴。

(白)何爲兩下擔戴？

(同白)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鎖在一處；裏面有燒有火，門上加封上鎖，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解進京來，回覆嚴爺。

陸炳 (白) 可是實情？

張龍 (同白) 俱是實情。

陸炳 (白) 下去！

郭儀 (同白) 是！(同下)

陸炳 (白) 來！帶雪艷！

門子 (白) 帶雪艷

(雪艷上)

雪艷 (白) 見大人！

陸炳 雪艷！

雪艷 (白) 有！

陸炳 (白) 你夫妻在何處被嚴府校尉拿獲？

雪艷 (白) 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炳 (白) 什麼時候？

雪艷 (白) 黃昏時候。

陸炳 (白) 怎樣嫌疑？

一 幕 終

雪 艷 (白)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動堂鼓，才見戚大人。

陸 炳 (白)戚大人怎樣吩咐下來？

雪 艷 (白)戚大人言道，此事關係重大，必須要兩下擔戴。

陸 炳 (白)何爲兩下擔戴？

雪 艷 (白)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鎖在一處；裏面有燈有火，門上加封上鎖，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解進京來，回覆嚴爺。

陸 炳 (白)可是實情？

雪 艷 (白)俱是實情。

陸 炳 (白)下去！

雪 艷 (白)是。喂呀……

(湯勤呆望雪艷介)(雪艷下)

陸 炳 (白)啊，湯老爺！(湯勤發呆不聞介)湯老爺！(湯仍不聞介)喂！湯老爺！

湯 勤 (驚悟介白)啊，老大人！

陸 炳 (白)想那戚繼光，身爲八台總鎮。雖然犯罪於朝廷，並未犯罪於你我，必須賜他一個矮座才是。

湯勤 (白) 原該有他的坐位。

陸炳 (白) 噉！原有他的坐位！來！帶戚繼光！

待衛 (白) 帶戚繼光！

戚繼光 (上白) 叩見大人！

陸炳 (白) 戚繼光！湯老爺在堂口賜你一個矮座，上前謝過！

戚繼光 (白) 多謝湯老爺！

湯勤 (白) 謝過老大人！

陸炳 (白) 戚繼光！莫懷古夫婦在何處被嚴府校尉拿獲？

戚繼光 (白) 蘄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陸炳 (白) 什麼時候？

戚繼光 (白) 黃昏時候。

陸炳 (白) 怎樣進城？

戚繼光 (白) 叫開城門，劈了柵子，擊動堂鼓，才見犯官。

陸炳 (白) 你是怎樣吩咐他們？

戚繼光 (白) 犯官言道：此事關係重大，必須兩下擔戴。

陸炳 (白) 何爲兩下擔戴？

戚繼光 (白)頭門以裏，儀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他四人，鎖在一處：裏面有燈有火，門上加封上鎖，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頭打入木桶，解進京來，回覆嚴爺。

陸炳 (白)可是實情？

戚繼光 (白)俱是實情。

陸炳 (白)下去！

戚繼光 (白)是。(下)

陸炳 (白)湯老爺！

湯勤 (白)老大人！

陸炳 (白)這人頭是真的了。

湯勤 (白)怎見得？

陸炳 (白)他四人的口供，俱是一樣，豈不是真的了麼？

湯勤 (白)他四人一路之上，同宿旅店，同桌吃飯，乃是串通口供，噯哄老大人。

陸炳 (白)哦！他四人一路而來，串通口供，前來噯哄老夫麼？

湯勤 (白)正是！

陸炳 (白)如此，老夫與他一個憑天斷。

湯勤 (白)何爲憑天斷？

陸炳 老夫昨日斬了幾個江洋大盜，人頭尚未示衆；就將莫懷古的人頭，併在一處，擺在堂口，叫那雪艷上前認來，認真便真，認假便假，你看如何？

湯勤 (白)老大人的高才！

陸炳 (白)來！將大盜的人頭，排列堂口；莫懷古的人頭，也放在其內！(侍衛擺人頭介)帶雪艷！(雪艷上)

雪艷 (白)叩見大人。

陸炳 (白)雪艷！

雪艷 (白)有。

陸炳 (白)老夫說這個人頭是真，湯老爺偏說是假，老夫與你一個憑天斷。

雪艷 (白)何爲憑天斷？

陸炳 (白)前日斬了幾個人頭，尚未示衆；連你丈夫的人頭，併在一處，擺在堂口，命

你前去相認，認真便真，認假便假，那一個是你丈夫的人頭，你要抱來見我！
(以扇暗指莫成人頭介)

雪艷 (白)謝大人！(唱二簧搖板)陸大人坐在法堂上，吩咐雪艷女娘行。站立公堂用目望，只見人頭列兩旁。這廂好似夫模樣，他，他，他爲何人死面皮黃？這廂不

不是那廂望（抱人頭哭介）喂呀夫哇！（接唱搖板）懷抱人頭跪公堂。

（白）下去！

（白）是。

陸 艷 艷（白）人頭搭了下去！（湯勤呆望雪艷）（雪艷下）

陸 炳（白）啊，湯老爺下！（湯勤發呆不聞介）湯老爺！（湯仍不聞介）喂！湯老爺！

湯 勤（驚悟介，白）啊，老大人！

陸 炳（白）這人頭越發是真的了哇！

湯 勤（白）怎見得？

陸 炳（白）那雪艷，下得堂去不顧脆膀，抱着他丈夫的人頭痛哭，這豈不是真的了麼？

湯 勤（白）小官把她好有一比：

陸 炳（白）比做何來？

湯 勤（白）貓兒哭鼠，

陸 炳（白）此話？

湯 勤（白）她是假慈悲呀！

（白）哦，假慈悲？（兩旁侍衛哭介）啊，湯老爺，你來看，這兩旁的衙役，一個個落下淚來，難道說他們也是假慈悲麼！

湯勤 (白)我把他們逼有一比！

陸炳 (白)又比做什麼？

湯勤 (白)看評書落淚

陸炳 (白)此話？

湯勤 (白)他們是替古人擔憂哇！

陸炳 (白)哦！他們是替古人擔憂！(惱介)啊，湯老爺！你爲何不替古人擔一些兒憂
哇？

湯勤 (白)我與他非親非故，替他担的什麼憂呢？

陸炳 (白)噉，非親非故，就不能担憂！(想介)啊，湯老爺！你上得堂來，一口咬定
人頭是假，難道說你有什麼實對不成？

湯勤 (白)大大的有個實對！

陸炳 (白)倒要領教。

湯勤 (白)想那莫懷古前有梅花污(註八)，後有三台骨，豈不是大大的實對麼？

陸炳 (白)有道是人死則變哪！

湯勤 (白)這梅花污或者可以變得；那三台骨乃是生就的一塊骨頭，牠是一輩子也不會
變的。

陸 炳 (白)想這梅花污長在面上，人人得見；這三台骨生在腦後，湯老爺，你是怎麼知道的呢？

湯 勤 (白)說將起來，這話麼，可就長的很呐。

陸 炳 (白)長話短敘呀！

湯 勤 (白)當年小官不得志的時節，曾在錢塘賣字畫爲生，

陸 炳 (白)湯老爺你還賣過字畫麼？

(白)老大人休要見笑哇！那莫大老爺，打從畫攤經過。看見小官的字，是真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青，莫大老爺乃是讀書之人，就起下憐才之意，將我帶進府去，以爲幕賓。後來又將我帶進京來，方才荐與嚴府。我二人一路之上，同桌吃飯，同盃淨臉，故而這三台骨，小官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陸 炳 (白)如此說來，那莫大老爺待你如何？

湯 勤 (白)待小官是恩重如山，

陸 炳 (白)怎麼，恩重如山哪！

湯 勤 (白)哽，恩重如山呐！

陸 炳 (白)哼，此事叫老夫夫我好恨！

湯 勤 (白)敢是恨着小官不成？

陸 湯 炳
勤 勤 勤

(白)焉敢恨着湯老爺？恨只恨那去世的莫懷古，他大大的失了眼力了！
(白)怎見得？

(白)適纔湯老爺言道，不得志的時節，在錢塘賣字畫爲生，那莫大老爺拜客而歸，打從畫攤經過，見你的字是真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青，那莫大老爺乃是讀書之人，一時起下憐才之意，將你帶進府去以爲幕賓。我想那莫大老爺果有憐才之意，多花些銀錢，買你的字畫，也就是了，他不該將你帶進府來，將你帶進府來，又不該將你帶進京來。將你帶進京來，又不該將你荐與嚴府。如今惹下這樣殺身大禍，才有你這樣鐵一般的干證，有道是「不是漁父引，怎得進桃源」，人頭是真也是真，是假也是真，老夫我就這樣的落案了！

(白)告辭！

(白)那裏去？

(白)同覆嚴爺！

(白)你是怎樣同覆嚴爺？

(白)我就說老大人將這個人頭，審得不明不白，糊裏糊塗，就落了案了！
我來問你：那嚴爺他是狼？

湯 勤

不是狼。

陸 他是虎。

湯 不是虎。

陸 (白) 吞吃我陸炳不成？

湯 (白) 雖然不是狼虎，却有些虎狼之威呀！

陸 (白) 你待怎講？

湯 (白) 却有些虎狼之威呀！

陸 (笑介) 哈！哈哈啊……哈(冷笑介) 哈哈……

湯 (白) 啊，老大人爲何發笑哇？

陸 (白) 我，你這兩句話，是顛而又狂，尊而又大！

湯 (白) 啊，怎見得？

陸 (白) 方才問你：那嚴爺他是狼？你說他不是狼；我又問你：他是虎？你又說他不是虎。縱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漢子；縱然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我陸炳乃是二甲進士出身，爲官以來，一不欺君，二不罔上，三不貪臟，四不枉法；我做官，做的是嘉靖皇上的官，又不曾做他嚴府的官；更不是他嚴府家人小子，走狗使用的奴才！我陸炳奉了天子明詔，審問人頭，你不過是奉了嚴大人這麼一句話，前來會審人頭。我與那嚴大人乃是一殿爲臣，不過是看其上而敬其下，才賜了你一個

湯勤

座位。你就該坐在一旁，安穩觀審，聽其自然的才是。怎麼，你一不耳聞，二不目覩，一口咬定人頭是假，似你這樣妄言妄語，搬弄是非，真乃是無恥的小人！怎麼，你來在我這錦衣衛大堂，這樣擺來擺去！呵，湯老爺，我又不買你的字畫呀！真乃無羞無恥，不知自愛！左右，撤座！

（白）哎呀呀，這是我自討無趣，上前賠個笑臉，也就完了。啊，老大人，小官不會飲酒，今日吃了幾杯早酒，言語冒犯老大人，啫啫啫，小官與你賠禮了！（施禮介）

陸炳

（白）湯老爺，有道是人命關天，不可輕言啊！

湯勤

（白）小官再不吃酒的了！

陸炳

（白）這個酒少飲的方是。請坐。

湯勤

（白）多謝老大人！

陸炳

（白）湯老爺，這個人頭，審不明白，如何是好呢？

湯勤

（白）老大人。自古道「抄手問賊賊不招，用棒打犬犬必逃」，不勸大刑，量他們是不肯招認。

陸炳

（白）湯老爺，你來看：這上？

湯勤

（白）青天。

陸 勤 (白)下？

湯 勤 (白)后土。

陸 勤 (白)你我爲官者？

湯 勤 (白)全憑良心二字。

陸 勤 (白)要是無有良心呢？

湯 勤 (白)要是無有良心麼？——教天狗吃了他們！

陸 勤 (白)哦！教天狗吃了他們！

湯 勤 (白)照哇！教天狗吃了他們！

陸 勤 (白)哎呀！想這樣無有良心的事兒，旁人做得出來，難道我陸炳就做不出來麼？
來！帶張龍郭儀！

張 龍 (同上白)參見大人！

陸 勤 (白)嚀！大膽的狗才！在外面胡抓亂拿，斬錯人頭，來！扯下去，打！

張 龍 湯老爺講情！

湯 勤 (白)啊，老大人，他二人乃是牽連在內。

陸 勤 (白)那裏是牽連在內，分明是與他二人講情？

湯勤 (白)不敢講情。老大人開恩！

陸炳 (白)板子記在你二人的腿上，人情准在湯老爺的臉上。還不謝過湯老爺！

張龍 (同白)謝過湯老爺！

陸炳 (白)下去！(張龍郭儀下)帶戚繼光！

戚繼光 (上白)叩見大人！

陸炳 (白)喲！大胆的戚繼光，身爲八台總鎮，監斬人頭，這樣不明不白：來！大刑伺候！

內 聖旨下！

陸炳 (白)啊，湯老爺！老夫正在審問人頭，聖旨忽然到來，是接旨的事大呀，還是審頭的事大呢？

湯勤 (白)自然是接旨的事大。

陸炳 (白)如此，湯老爺請至書房待茶，呵，湯老爺，我那書房裏面有兩幅字畫，畫得不好，湯老爺不要見笑哇……(笑介)

湯勤 (白)可把我給(下)罵苦了哇！

陸炳 (白)香案接旨！

(四侍衛引押旨官上)

押旨官 (白)聖旨下跪！

陸炳 (白)萬歲！

(白)聽宣讀詔曰：「今有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外有犯官三名，因刑部大堂染病，命錦衣衛陸炳監斬」。旨意讀罷，望詔謝恩！

陸炳 (白)萬萬歲！有勞大人捧旨前來，後堂留宴。

押旨官 (白)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陸炳 (白)奉送！(押旨官下)

湯勤 (上白)老夫人，聖旨到此，爲了何事？

陸炳 (白)聖上命老夫到平則門外監斬。請問湯老爺是斬頭的事大呀？還是審頭的事大呢？

湯勤 自然是斬頭的事大。

陸炳 (白)如此老夫有一奉煩！

湯勤 (白)老夫人請講。

陸炳 (白)老夫有意將雪氈發在湯老爺台前，背脊背審。湯老爺你是料無推却的了！

湯勤 (白)理當效勞！

陸 炳 (白) 來！帶雪艷！(雪艷上)

雪 艷 (白) 叩見大人。

陸 炳 (白) 來！將雪艷吊在西廊。

雪 艷 (哭介) 喂呀！

陸 炳 (白) 帶張龍郭儀！(張郭同上) 命你二人看守雪艷，倘敢賣放，打斷爾的狗腿。

張 龍 (同白) 是！

陸 炳 (來) 來！帶戚繼光！(戚繼光上) 戚繼光！你身爲八台總鎮，一個人頭斬得不明

不白；老夫欽奉聖命監斬人犯，賜你一乘小轎，隨老夫去到平則門外，斬幾個人頭，與你見識見識！來！外廂開道！

(四待衛引陸炳下) (戚繼光隨下)

(白) 你二人在此做甚？

(同白) 看守雪艷。

(白) 有下官在此看守，你二人下面歇息去吧！

(同白) 陸大人有命，我二人不敢遠離。

湯 勤

(取銀錢) 呵二位，這裏有點小意思，請你們吃杯苦茶去罷！

張 儀

(同白) 湯老爺的銀子，我二人不敢領。

湯 勤

(白) 敢是嫌輕了？

張 龍

(接銀介) 多謝湯老爹！(張龍白) 夥計！這個人頭分明是真的，不曉得那個王

湯 勤

八蛋說是假的，害得我我票也銷不成！你在外面訪，我在裏邊訪；訪着此人，將他吊在楊柳樹上，括東風往西擺，括西風往東擺；擺來擺去，擺死那王八蛋！湯老爺，你倒是個好人哪！(張郭同下)

(白) 這兩個可惡的東西！(近前介) 呵，娘子，(笑介) 哈哈哈哈哈！雪娘子，陸大人奉旨監斬人頭去了，我看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婦人，你要猜得着我的心事，我說這個人頭是假，牠說這個人頭是真，牠就是真的了；你若猜不着我的心事，我說這個人頭是假，牠一輩子也真不了！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

雪 勤

(白) 啊，湯老爺，請退後一步，待我思忖回話。

湯 勤

(白) 是呵，你要再思呀再想！

雪 勤

(背弓白) 哎呀且住！看湯勤賊子，有戲我之意，我若不從，老爺冤仇，何日得

報，這便怎麼處？……我自自道理！呵，湯老爺！

湯勤

(白) 哦，雪娘子，怎麼說？

雪艷

(白) 可記得那年在錢塘江上船的時候，你用手扶了我一把；那時我心中麼，

湯勤

(白) 怎麼？

雪艷

(白) 就有了你了(伴羞介)

雪艷

(白) 怎麼？雪娘子，在錢塘上船的時候，你的心中，早就有了我了？哎呀，雪娘子，我那親……(內吆喝聲) 怎麼這麼亂七八糟的！(下)

(侍衛引陸炳上)

陸炳

(唱二簧搖板) 大砲一聲響人頭落，爲人休犯律蕭何(註九)。

湯勤

(上白) 老人家，監斬人犯，多有辛苦。

陸炳

(白) 爲國宣勞，何言辛苦二字？

湯勤

(白) 但不知斬的都是些什麼人犯？

陸炳

(白) 乃是一十八名江洋大盜，外有犯官三名。

湯勤

(白) 這一十八名江洋大盜，且不要提起；請問這犯官三名，所犯何罪？

陸炳

(白) 第一名犯官，乃是尅扣軍餉；湯老爺，他是該當何罪？

湯勤

(白) 尅扣軍餉麼？按律當斬。那第二名呢？

陸 炳

(白)第二名乃是臨陣脫逃。

湯 勤

(白)臨陣脫逃，越發的該斬了哇。這第三名呢？

陸 炳

(白)這第三名嘆……就大大的不相同了！

湯 勤

(白)怎麼大大的不相同了？

陸 炳

(白)乃是一個小官，不得志的時節，多蒙他的恩主厚待於他，後來又將他薦在一個大官的面前。他反在這大官面前搬弄是非，害得他那恩主家破人亡，骨肉離散。呵湯老爺，像這樣的人兒，他是該當何罪呢？

湯 勤

(白)像這樣的人兒，倘若犯在小官手中，輕輕打他幾下手剪子嘆也就是了。

陸 炳

(白)嘿，這樣忘恩負義之人，不犯在老夫的手內便罷，倘若犯在老夫的手內，定要將他碎屍萬段，萬剛凌遲！

湯 勤

(白)呵老大人，太重了！

陸 炳

(笑介)怎麼太重了？哈哈哈哈！啊，湯老爺！你背著雪鵝，怎麼樣了？

湯 勤

(白)呵老大人，這人頭是真的了。

陸 炳

(白)哦，人頭是真的了？

湯 勤

(白)是真的了！

(白)哎呀呀，湯老爺！你上得堂來半日，才說了這一句有良心的話呀！

湯勤 (白) 小官本來是有良心的嘛。

陸炳 (白) 如此老夫就要落案了。

湯勤 (白) 全憑老大人。

陸炳 (白) 張龍郭儀？

湯勤 (白) 銷票無事。

陸炳 (白) 威繼光？

湯勤 (白) 原任八台。

陸炳 (白) 雪艷呢？

湯勤 (白) 但憑老大人發落。

陸炳 (白) 將她送回錢塘？

湯勤 (白) 錢塘路遠；

陸炳 (白) 送回蘄州？

湯勤 (白) 蘄州無人；

陸炳 (白) 也罷，暫寄在老夫的衙內。

湯勤 (白) 怎麼？要寄在老大人的衙內？——這人頭是假，你還要重審重問！(下)

陸炳 (出位叫頭) 且住！老夫斬頭回來，那湯勤言道，人頭是真，就請老夫落案。老

夫問道張龍郭儀，他說銷票無事。問道戚繼光，他說原任八台。問道雪艷，他說但憑老夫發落。老夫要將雪艷送回錢塘，他說錢塘路遠；發往薊州，他又說薊州無人；老夫言道暫寄在老夫的衙內，他又說道：「這個人頭是假，還要重審重問……莫非湯勤賊子，有納雪艷為妾之意麼？老夫若將雪艷斷與湯勤，沒說是滿朝文武，就是兩旁的衙役，也笑老夫無才；老夫若不將雪艷斷與湯勤，這個人頭不能落案，張龍郭儀不能銷票無事，戚賢弟不能原任八台，我那莫年兄的冤仇何日得報，但說這……（着急介）」

雪 艷
陸 炳

（白）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啊……

（白）唔！呀！老夫正在為難之間，雪艷言道：「好個不明白的陸大人！」哦……是了！想是她有替夫報仇之意？（叫頭）雪艷哪，莫仁嫂！你若有此意，拚着老夫這頂烏紗不要，也要與你擔戴擔戴！正是：清官暫把賊官做，明白人作橫懂人。

湯 勤
陸 炳

（上白）老大人為何背地沉吟？

（白）非是老夫背地沉吟，我想雪艷，發往錢塘，錢塘路遠；送回薊州，薊州無人。寄在老夫衙內，出入又有些兒不便。

湯 勤
陸 炳

（白）照哇！恐怕與老大人的聲名有礙呀！

陸 炳

（白）有意將雪艷寄在湯老爺衙內，不智湯老爺意下如何？

湯勤 (白)啊，老夫人，雪鷄又不是一樣物件，今日寄到東，明日寄到西；老夫人要斷嘆，就斷他一個水落面石出呵！

陸炳 (白)請問湯老爺：此番進京，可曾攜眷？

湯勤 不瞞老夫人說，小官還未曾娶妻。

陸炳 這倒巧得很哪！如此老夫爲媒，就將雪鷄斷與湯老爺以爲侍妾。你是料無推卻了。

湯勤 (白)此話當真？

陸炳 (白)焉敢戲耍湯老爺。

湯勤 (白)啊呀呀！不是老夫人了，

陸炳 (白)是什麼？

湯勤 (白)乃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老夫人請上，受小官一拜！(施禮介)

陸炳 (笑介)哈哈哈哈！不用拜了！湯老爺！這個人頭呢？

湯勤 (白)是真萬真的了！

陸炳 (白)嚴府怪罪下來？

湯勤 (白)有小官擔戴！

陸炳 (白)原要你擔戴，如此老夫就要落案了

湯勤 (白)老夫人快些落案，

陸 炳

(白)張龍郭儀？

湯 勤

(白)銷票無事！

陸 炳

(白)威懾先？

湯 勤

(白)原任八台，

陸 炳

(白)雪艷呢？

湯 勤

(白)不必說了，

陸 炳

(白)哈哈……來，帶張龍郭儀

張 龍

(同上白)叩見大人。

陸 炳

(白)張龍郭儀，你二人銷票無事，回覆嚴爺去吧！

郭 儀

(同白)多謝大人！(同下)

陸 炳

(白)將雪艷放下來！(侍衛去放，湯勤搶前去放介)

湯 勤

(白)這是我的人了，(雪艷跪介)

陸 炳

(白)雪艷，你丈夫的人頭是真的了，老夫要將你發往錢塘，錢塘路遠；送回荊州，荊州無人；寄在老夫的衙內，又恐出入不便；如今老夫爲媒，將你斷與湯老爺以爲侍妾；湯老爺可比不得莫大老爺，早晚之間須要慇懃伺(在扇上暗書一

「刺」字，舉扇示雪艷介——「伺」讀如「刺」候！

雪艷

(白)謝大人！(唱二簧搖板)陸大人此事斷得好，猜透雪艷計籠牢。待等今晚三更到，管教賊子赴陰曹！(下)

湯勤

(唱二簧搖板)辭別太人下公堂，打點今晚做新郎。(下)

陸炳

(唱二簧搖板)狗湯勤下堂喜洋洋，怎知機關腹內藏？吩咐左右忙退堂，快請戚大人到二堂有話商量。(白)來！有請戚大人！

門子

(白)有請戚大人！

戚繼光

(上白)仁兄！

陸炳

賢弟請坐！

戚繼光

謝坐。

陸炳

(白)恭喜賢弟！賀喜賢弟！

戚繼光

(白)喜從何來？

陸炳

(白)賢弟原任八台，豈不是一喜麼？

戚繼光

(白)那雪艷呢？

陸炳

(白)愚兄爲媒，斷與湯勤了。

戚繼光

(白)仁兄你好無才。

陸炳

(白)賢弟呀。(唱四平調)賢弟你休道兄好無才，腹內機關有安排。狗湯勤莫仁兄的冤仇在，豈肯把事兩丟開？賢弟你請回薊州去，三日自有好信來。

戚繼光

(唱四平調)辭別了仁兄出衙外，他腹內機關我怎解開？

陸炳

(白)恕不遠送。(戚繼光下)來！

門子

(白)在！

陸炳

(白)吩咐書吏們進見！(書吏上介)爾等備銀三分，去與湯勤賀喜。用酒將他灌醉。闖出禍來有老夫擔戴。(書吏下)正是：湯勤枉做陽台夢，要想成親萬不能！(笑介，下)

第十七場

雪艷

(內唱二簧倒板)誰樓上打罷了初更盡，(上)(叫頭)老爺，我夫，喂呀，老爺呀！(唱迴龍)脫下了素衣又換新，老爺呀！(慢板)我心中只把那湯勤來恨，害得我一家人兩下離分。薊州堂替老爺喪了性命，多虧了忠義僕小莫成。我老爺到湖北埋名隱姓，一家大小發配充軍。今夜晚殺賊子我要報仇雪恨，落一個青史名標在那萬古存。誰樓上鼓琴琴人烟寂靜，等候了賊子到暗下絕情。(差役甲執燈引湯勤上)

湯勤

(笑介)哈哈哈哈哈！(唱二簧搖板)今夜晚前後廳燈光明亮，不料到今日裏才做新郎。(白)上前叫門！

(差役乙穿孝服上)

差役乙

(上白)呵，湯老爺……

湯勤

(白)爲何這樣打扮？

差役乙

(白)今早上我媽死啦，故而這樣打扮。

湯勤

(白)今乃老爺大喜之日，快快脫了下來！上前叫門！

差役乙

(白)是啦。(脫衣介)我說什麼？

湯勤

(白)就說湯老爺到了。

差役

(白)是啦。開門！開門！

雪艷

(白)是哪個？

差役

(白)湯老爺到了！

雪艷

(白)不曉得什麼湯老爺！

差役乙

(白)湯老爺，她說不曉得什麼湯老爺。

湯勤

(白)就說是湯祿背湯老爺。

差役乙

(白)噉！湯老子養的！

湯勤 (白)什麼講話，上前叫門！

差役乙 (白)開門開門！

雪艷 (白)是哪個？

差役乙 (白)湯婆背湯老爺。

雪艷 (白)不曉得什麼老子養的湯老爺。

差役乙 (白)湯老爺，她不肯開門；我這裏有把劈棺材的斧頭，待我將這牢門劈開了吧！

湯勤 (白)嘿，不會講話的東西！滾了下去！(差役乙下)啊，雪娘子！開門來！

雪艷 (白)是哪個？

湯勤 (白)下官湯老到了

雪艷 (白)湯老爺到了，待我開門。(雪艷開門，迎湯進介)(雪艷入帳介)

衆 (書吏帶四青袍上)

湯勤 (白)湯老爺大喜啦。

書吏 (白)你們到此做甚？

湯勤 (白)我們賀喜來啦。

書吏 (白)有勞你們。

湯勤 (白)我們這裏有酒，湯老爺是要飲的，

湯勤 (白) 好好！

書吏 (白) 「一杯酒，福壽長，湯老爺今夜見閻王」。

湯勤 (白) 嘿！「見君王」！

差役乙 (白) 他說得不好，聽我的！

差役甲 (白) 聽你的！

差役乙 (白) 湯老爺，這叫做「一團和氣，喝完了斷氣」！

湯勤 (白) 不像話！

差役甲 (白) 你聲得不好，還是聽我的。

差役乙 (白) 聽你的。

差役甲 (白) 「二杯酒，福壽高，湯老爺今夜要挨刀」！

湯勤 (白) 放屁！

差役乙 (白) 走開，走開，聽我的！

差役甲 (白) 對！

差役乙 (白) 這叫做「和合二仙，喝完了上西天」。

差役甲 (白) 去，去，去，還是聽我的。

差役乙 (白) 可以。

差役甲 (白)「三杯酒，福壽多，湯老爺今夜命難活」！

差役乙 (白)滾開，聽我的！

差役甲 (白)你也放不出好底來！

差役乙 (白)湯老爺，這叫做「連中三元，喝完了小鬼來傳」！

差役甲 (同白)來個長流水吧？(二人連勸酒介)

湯勤 (醉介)不能再吃了。

差役甲 (白)夥計，這小子醉了，咱們去吧！

差役乙 (白)走！走！

書吏 (白)待我把門給他倒扣。我說雪艷娘子！湯勤這小子可喝醉了，今天晚上，報仇也在你，不報仇也在你。(同下)

雪艷 (白)湯老爺！天色不早，安歇了吧！

湯勤 (白)好，扶我來！

(雪艷攙湯勤入帳介)

雪艷 (白)湯老爺！湯老爺(湯不應)且住，看此賊酒醉，此時若不下手，等待何時啊！(唱二簧搖板)賊子做事心太狠，害我一家為何情？恨不得一刀要爾的命，

衆

書吏

(脫帔繫腰包，持刀看介，白)湯老爺！湯老爺！看刀！(持刀入帳，刺死湯介)
(念撲燈蛾)「賊子太不仁，太不仁！不由我動無名。僕納主妾心何忍！要爾一命傾，要爾一命傾！」且住，看此賊已死，我不免逃走了吧！——(開門知門已倒扣介)哎呀且住！看房門上鎖，叫我怎生出去。這便如何是好？：哦有了！不免拜謝老爺夫人之恩，尋個自盡了吧！(唱二簧搖板)對着前堂身下拜(跪拜介)拜謝老爺深厚恩。(起介)手持寶劍將頭刎，不如一死落芳名。(自刎死介)
(書吏四青袍上)

(白)咱們去看看湯勤那小子玩完了沒有？

(同進門介)

(白)哎呀，怎麼他們倆往地下睡啦？一定是雪艷刺死了湯勤，湯勤不憤，爬起來又把雪艷給殺了。拖下去。(拖尸介)回覆大人去者。(同下)

【註釋】

(註一) 殷世藩 明分宜人，字東樓，好相嚴嵩之子；爲人陰險貪污，過於乃父。

(註二) 夏言 明貴溪人，世宗時，做過宰相，和嚴嵩不睦。

(註三) 老太師 指的是殷嵩。

(註四) 過府謝官 漢劇劇詞是「到某爺府中，謝官去來」；本劇第十一場，湯勤有「又將我荐與了嚴府」之

語。故知此「還府謝官」的話，是指的去莫府謝官。謝官當係還謝之意。

(註五) 太常寺正卿 官名。

(註六) 戚繼光 明定遠人，善練兵；嘉靖時，以浙兵平倭寇，號戚家軍。

(註七) 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 這是官銜。

(註八) 梅花污 「污」讀如「務」；北方有許多地方，把黑悲叫「污子」。「梅花污」不詳所本，或係狀如梅花之黑痣。

(註九) 蕭何 漢沛郡人，佐高祖定天下，論功第一；漢之律令，皆何手定。「爲人休犯罪蕭何」，實即「爲人

莫要犯法」的意思。唱詞爲了押韻，往往有倒裝句法，此即一例。

三 修改經過

(一)莫懷古夫妻上場念「昨夜一夢大不祥，此事何必掛心旁」，涉及迷信，故改爲「獻出假杯擔驚險，猶恐識破這機關」。

(二)嚴世藩搜杯時，先唱四句二簧搖板，用「人辰轍」。復二句「搜杯不出臉帶紅，失卻當年舊賓朋」。則用「中東轍」，前後不相調和。況「失卻當年舊賓朋」句，意雖明顯，而調卻不大通順。故改爲「失卻當年故舊情」。用轍措詞，均可兼顧。

(三)莫成原詞有「三日之後，難道是滅小人的滿門」二語，意思含混，況且莫懷古，決不致愚昧一至於此，必待莫成說出上兩句詞，始能感覺大禍臨頭，故改爲「想那嚴爺做事狠毒，只怕三日之後，要滅老爺的滿門」以提醒之。

（四）第十場戚繼光的上場詩，原爲「本鎮坐法場，埋下殺人椿，若有冤屈事，全憑一爐香」，嫌其太涉迷信，故將後兩句改作「安良除奸佞，忠正報君王」。

（五）第十一場，陸炳有一段說白，最流行的是：「……怎麼，你一不耳聞，二不目覩，又道人頭是真，又道人頭是假，真假難辨，反覆無常」。按湯鈞在此時以前，始終咬定人頭是假，則此段說白，儘管音節鏗鏘，膾炙人口，因與事實不符，只好改作「怎麼，你一不耳聞，二不目覩，一口咬定這人頭是假，似你這樣，妄言妄語，搬弄是非，真乃是無恥的小人」。

其他尚有錯字之改正，和句法太不通順，改後既不傷原意，又不破壞音節者甚多，茲不一一舉出了。

南陽關

一 引言

「南陽關」是接着「罵楊廣」的，故事大略如次：

隋煬帝楊廣殺了伍建章及其全家以後，因為伍的兒子雲召方統領兵馬鎮守南陽，怕他謀反，就遣韓擒虎爲帥，尙師徒、麻叔謀爲前鋒，去南陽拿解雲召進京。更遣宇文成都爲後援。

伍雲召新生一子，正自高興，差家人伍保進京給父母報喜；忽然伍保回來報說全家被害，晴天霹靂，悲憤不已。又知道韓擒虎統帥人馬前來，除了挺而走險，別無生路，只好挂起反旗了。

韓擒虎和伍建章是好朋友，很覺得伍死得可憐，有意放伍雲召逃走，所以他的作戰只是敷衍，拖延時間。但是宇文成都來了，情勢便不同了，他的武藝好，又認真打，伍雲召無法再抗守下去。於是夫人投井死了，雲召把生下不久的孩子繫束身上，殺條血路逃走。

宇文成都緊追不捨。正在急急，忽然一個周倉模樣的人把宇文成都攔住，將他驚退。原來是伍雲召的朋友朱燦臨這裏，看到雲召正在急難之中，所以想出一個假扮周倉之計救他。雲召乘機把幼子託付給朱燦撫養，自己別尋出路去了。

這是根據「說唐演義」第十五回至第十九回的故事編製的，內容十九相同。伍建章伍雲召「隋書」無傳，韓擒虎雖有傳，未嘗載有征討南陽之事，想是「說唐」作者所杜撰的。隋煬帝是個弑父篡逆淫狠虐民的暴君。「罵楊廣」「南陽關」皆具體的寫出其虐政的一面。

二 本 劇

劇中人

伍 保

〔副淨〕

伍雲召

〔老生〕

尙師徒

〔老生〕

麻叔謀

〔副淨〕

韓擒虎

〔外〕

宇文成都

〔武淨〕

痛

喝

哭

在

報子

〔丑〕

伍夫人

〔青衣〕

朱燦

〔副淨〕

龍套

第一場

伍保

（上白）俺，伍保。今有太老爺，敲牙割舌而亡。不免回到南陽關（註一）報與老爺知道。（下）

第二場

伍雲召

（四龍套引伍雲召（註二）上）

（念引子）威風浩蕩，統雄兵，鎮守南陽。（坐白）領人馬東征西擋，每日裏血戰疆場。食君祿何曾安享，與祖先廊廟增光。本帥，伍雲召，隋帝駕前爲臣。我父伍建章，官拜當朝太宰。本帥奉旨鎮守南陽關一帶等處。前者夫人新生一子，也曾差伍保進京，一來與聖上問安，二來與爹娘報喜。至今不見回還。站堂軍！（四下手應介）伺候了！（再應介）

伍保 (上白)老爺！大事不好了！

伍雲召 (驚介)何事驚慌？

伍保 (白)太老爺敲牙割舌而亡！

伍雲召 (白)你待怎講！

伍保 (白)敲牙割舌而亡！

伍雲召 (叫頭)爹爹！母親！哎呀！（暈介）

伍保 (白)老爺醒來！

伍雲召 (唱西皮倒板)聽一言來魂魄掉。（叫頭）爹爹！母親！哎呀娘啊！（唱西皮搖板）點點珠淚往下拋，含悲忍淚叫伍保。（叫介）家將！（接唱）犯罪情由說根苗。

伍保 (唱西皮搖板)字文化及（註三）行奸巧，勾通楊廣（註四）篡九朝。相爺金殿拒草詔，不幸割舌把牙敲。太夫人也被昏王斬了，可憐四將盡開刀，韓擒虎（註五）統領人馬到，要拿老爺轉回朝。

伍雲召 (白)好惱！（唱搖板）聽罷言來心頭惱，二目圓睜似火燒。站立大堂三軍叫，大小兒郎聽根苗：本帥有心去把仇報，爾等可願反皇朝？

龍套 (白)我等情願！

伍雲召 (白)好哇！（唱搖板）伍保與爺放號炮！南陽關殺一個浪裏蛟！

(伍雲召、伍保、四龍套同下)

第二場

韓擒虎

(內唱西皮倒板)人馬紛紛前開道。

(四龍套、尙師徒(註六)細叔謀(註七)韓擒虎上)

韓擒虎

(唱西皮原板)對對旌旗空中飄。左先行騎着呼雷豹，(註八)右先行手執丈八矛。大小三軍精神好，耀武揚威立功勞。新主降下旨一道，捉拿雲召除禍苗。想起此

事心懊惱，爲國忠良無下梢。

尙師徒

(唱西皮搖板)元帥不必心懊惱，伍家自把禍來招。

麻叔謀

(唱西皮搖板)打蛇不死仇結了，斬草除根勿留苗。

韓擒虎

(唱西皮搖板)二先行說話志量好，勿爲他人把心操，南陽關前忙圍繞，要拿雲召

轉回朝。

伍雲召

(內唱西皮倒板)恨楊廣斬忠良，讒臣當道。(上城哭白)哎！爹娘啊！(唱西皮原板)尺寸稍慢)噫！雙親不由人，珠淚雙拋！手扶着壕口往下瞧。韓擒虎雖年邁殺氣高。尙師徒跨下呼雷豹，麻叔謀使長槍鞭插在馬鞍橋。左右先鋒把帥保。耀武揚威逞英豪。擡乾了淚痕(轉二六板)伯父叫，姪男有言稟年高，自古道臣盡忠來

子當盡孝，方不愧人間走一遭。我的父忠心把國保，敲牙割舌爲的是那條？四員虎將俱已斬了，我那年邁的娘也受那一刀。（唱快板）到如今就該把氣消了，兵困南陽爲那條？世代忠良難話表，叫兒淚拋不淚拋？

韓擒虎

（唱西皮快板）賢姪休把事看小，你父金殿罵當朝。合朝公卿把他保，不該毀謗衆

羣僚。

伍雲召

（唱西皮快板）老伯父把話講差了，姪男言來聽根苗。宇文化及行奸巧，楊廣不該霸當朝！拿住姪男不緊要，絕了伍家後代根苗！站立城頭苦哀告，望求放我路一條。有朝一日把仇報，早燒香晚點燈供奉年高，饒是不饒？

韓擒虎

（唱）賢姪說話好輕巧，休怪老夫不肯饒；縱然把你放走了，二位先行不肯饒！

尙師徒

（白）住了！（唱）勸你早把城開了。

麻叔謀

（唱）少若遲延命難逃。

伍雲召

（唱）好話說了多少，百般哀告不肯饒！叫伍保與爺城開了！

（殺介。韓擒虎敗下，伍雲召追下。）

第四場

（伍保上打，尙師徒麻叔謀下）

第五場

（四龍套引宇文成都（註九）上）

宇文成都

（內白）催軍！（牌子上白）某，無敵將軍宇文成都，奉了君主之命，去往南陽助戰！衆將官！催軍。（風入松下）

（衆應，排子同下。）

第六場

（四龍套上）

韓擒虎

（上白）且住！伍雲召殺法利害，衆將官，免戰牌高懸！

報子

（白）宇文將軍到！

韓擒虎

（白）有請！

（報子下，四龍套宇文成都上）

韓擒虎

（白）不知將軍駕到，未曾遠迎，多有得罪！

宇文成都

（白）豈敢！可曾與那賊見過陣來？

韓擒虎

（白）見過陣，大敗而回。

宇文成都（白）待小姪抵擋一陣。

韓擒虎（白）須要小心。（下）

宇文成都（白）衆將官！（衆應）殺！

（衆應。帶馬同下。）

第七場

（伍雲召伍夫人同上）

伍雲召（白）滿腹含冤恨，

伍夫人（白）時刻掛在心。

伍保（上白）啓爺！宇文成都討戰。

伍雲召（白）哎呀！（唱西皮搖板）聽說宇文成都到，賊子武藝比我高，眼睜睜冤仇不能報！爹娘啊！

伍保（白）請老爺上馬！

伍雲召（上馬介）罷！（馬搖板）望爹娘保佑兒成功勞。（下）

伍夫人（唱西皮搖板）一見老爺他去了，倒叫奴家掛心梢。（下）

第八場

（宇文成都原人上，伍雲召原人上。）

宇文成都（內唱倒板）南陽關前放號砲！（上二龍出水會陣）（唱西皮搖板）只見雲召小兒曹！今日某家領兵到，諍爾插翅也難逃。

伍雲召（白）呀呀呸！（唱西皮搖板）你父不該行奸巧！

宇文成都（接唱）你父不該罵當朝！

伍雲召（接唱）那有閒言對爾道。

宇文成都（接唱）拿你人頭換紫袍。

（殺介。伍雲召敗下，宇文成都追下。）

第九場

伍夫人（上唱西皮搖板）老爺關前去會陣，不知勝負與輸贏。

伍雲召（上疊介）（唱西皮倒板）這一陣殺得我昏迷了！（白）看槍！

召夫人（白）老爺呀！

伍雲召（白）破呀！（唱西皮搖板）只見夫人哭嚎啕。望夫人快尋自盡了，夫人哪！放我

父子好脫逃！

伍夫人（折劍介）（唱西皮搖板）一見老爺敗陣了，倒叫奴家胆魂消。將兒付與伍保抱，不如一死赴陰曹！（自刎死介）

伍保（白）夫人自盡！

伍雲召（白）哎呀！（唱搖板）一見夫人命喪了，不由本帥珠淚拋。叫伍保與我把屍掩好。

（掩屍介，圓場上馬介，宇文成都上打，伍雲召下，伍保下場門上，被宇文成都扎死介，成都追下）

第十場

朱燦（內白）走。（水底魚上白）俺。朱燦（註十）（內起鼓介）啊！哪裏人馬吶喊？待我登高一望。（上桌介）

（伍雲召上，宇文成都追上，過場下。）

朱燦（白）且住！前面敗的是伍雲召。後面追趕宇文成都。我想敗將不可追趕。待我上前抱個打不平。怎奈無有盔鎧，也是枉然。哦喝！有了。關帝廟內現有周倉老爺的盔鎧，待我借來一用。（伍雲召上，領龍套望門下，宇文成都追過場下）（朱燦自下場門上椅子，伍雲召上，拉馬打馬過橋，隱椅後介，宇文成都倒脫靴上）

宇文成都（白）何人擋住某家的去路！

朱燦（白）周倉在此。

宇文成都（白）收兵，收兵。（急追下伍雲召出介）

伍雲召（白）有勞賢弟搭救。

朱燦（白）豈敢！兄長為何這等模樣？

伍雲召（白）只因昏王將我父敵牙割舌而亡。有心去到雄關海（註十二）那裏借兵報仇，只是嬌兒無人撫養。

朱燦（白）將此子交與小弟撫養。日後長大成，人，接續你伍門香煙，也就是了。

伍雲召（白）賢弟請上受兄一拜！（唱流水板）多蒙賢弟恩義好，救我父子命二條。姣兒付與賢弟抱，這是我伍家後代根苗。辭別賢弟跨虎豹。（上馬介）（唱搖板）好似伍子胥往吳國逃。（叫頭）賢弟！嬌兒！罷！（下兒哭介）

朱燦（白）兒啊，不要啼哭，我給你買糕乾去。待我送還周倉的盔鎧大刀便了。（下）。

【註釋】

（註一）南陽關，想爲南陽郡，秦置；隋廢而復置。在今河南南陽一帶地方。

（註二）伍雲召，據「說唐」：伍雲召爲伍建章子，官封侯爵，鎮守南陽，率冠三軍，力敵萬人，爲隋朝第五條

好漢。

(註三) 宇文化及 據「說唐」：宇文化及爲楊帝親信謀臣宇文述之子；性兇險不守法度。楊帝弑父篡位，橫行

無忌。宇文父子，勢結爲虐，以致怨聲載道。「隋書」有宇文述宇文化及傳，略如之。

(註四) 楊廣，隋煬帝。

(註五) 韓擒虎 據「說唐」：韓擒虎爲隋大將，封齊國公。煬帝既殺伍建章全家，乃遣韓擒虎爲征南大元帥，統

兵六十萬，攻取南陽。惟虎擒吳建章交好，故欲從寬召去。「隋書韓擒虎傳」無此事。

(註六) 尙師徒

據「說唐」：時任臨潼關總兵，奉調帶領本部人馬前來助戰。

(註七) 麻叔謀

據「說唐」爲隋大將，時任韓擒虎正先鋒。

(註八) 呼雷豹

據「說唐」：「尙師徒的馬名曰呼雷豹，其走如飛，更快於千里馬。若有人交驥不過，那馬頭

上有一宗黃毛，把手將毛一提，那馬大叫一聲，別馬聽了，就驚得尿尿直流，把坐上將軍就顛

下來，性命不保。

(註九)

宇文成都 據「說唐」：爲宇文化及子，使一柄流金鏑，重三百二十斤，是隋朝第二條好汉。文帝封爲

無敵大將軍。

(註十) 朱燦

據「說唐」：爲鄉中樵夫。其兄犯事入獄，曾邀伍雲召釋放，因而感恩圖報，並即爲雲召撫養

幼子。

(註十一) 雄闊海

據「說唐」：爲金頂太行山大王兩臂有萬斤氣力，是隋朝第四條好汉，同伍雲召是結義弟兄。

三 修改經過

「南陽關」的第一場韓擒虎升帳，是多餘的，爲使結構更緊嚴，我們把它刪掉了。

其次，劇詞有略加修正的地方，擇要分述如次：

(一)尙師徒唱詞原爲「元帥說話多奧妙，文帝難以掌九朝，新主誕發旨一道。何必常常掛心勞。」麻叔謀接唱「在王駕前說王好，吃皇水土報君勞。打蛇不死反仇報，要絕草除根不留苗。」今臺上多減爲每人唱兩句。特按其詞意改爲「元帥不必心懷惱，伍家自把禍來招」及「打蛇不死仇結了，斬草除根不留苗。」仍由二人分唱。

(二)依「隋書」及「說唐」：尙司徒改寫尙師徒，宇文化吉改寫宇文化及。

(三)末場(第十場)只敘宇文成都的收兵，似屬不必要，刪去可更緊鍊。

至如朱燦扮周倉嚇退宇文成都的事，本不十分合情理。不過本劇取材於「說唐」，「說唐」是如此說，劇故如此做，我們也不願多所更張了。

桑園寄子

一 引言

「桑園寄子」的故事，前段大致與正史尙不背謬。但是後段「鄧攸之子爲乃孀救下」一節，則是編劇的人不肯讓這樣的好人絕了子嗣，故而添此穿插，以補缺陷。因爲古語有云「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就是指鄧伯道的事實而言。可見他的兒子終久沒有找到了。

鄧攸是晉朝人；弟伯儉已死，留下了寡妻金氏，和孤子鄧方，跟他在一起過活，

一年，石勒造反；鄧攸帶着弟婦金氏，姪兒鄧方及兒子鄧元，要往潼關避亂。路遇賊兵，金氏不知去向，只剩下鄧攸帶着兩個孩子，悲悲切切，仍舊向着目的地前進。兩個孩子身小力薄，又當驚恐之餘，如何禁得起長途跋涉？走不動是當然的，於是都要鄧攸來背。鄧攸自怯：賊兵四竄，殺人如麻，因爲兩個孩子的關係，大家都不能很快的離開這危險地帶，豈不是一齊等死？不如將自己的兒子丟掉，帶起姪兒，趕快逃走爲妙。

鄧攸是出名的忠厚長者，兄弟已死，不肯丟掉姪兒，致絕弟嗣，於是狠着心把己子綁在桑樹上，留下一封血書，帶着姪兒鄧方逃走。恰巧，金氏又隨同難民逃在這裏，見樹上綁着一個孩子，近前一看，正是她的姪兒鄧元，趕忙把他解了下來。鄧元敘述了被綁的經過，把血書也給嬌娘看了，她非常受感動，立刻帶起姪兒逃往潼關去了。

中國人的宗祧觀念極深，尤其是古時候的人；鄧攸的捨己子救姪兒，就是不忍教亡弟絕嗣，而自己是因此絕嗣，他似乎並未考慮。從這裏，他表現了絕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的偉大：手足情義之篤，及不顧自身利害來成全別人。這種偉大精神，崇高道德，是值得表揚的！

二本劇

劇中人

鄧伯道

〔末〕

院子

鄧元

〔娃娃生〕

鄧方

〔娃娃生〕

四青袍

金氏

四龍套

石勒

衆百姓

番兵

〔青衣〕

〔副淨〕

第一場

鄧伯道

（上引）兄弟喪了命，倒叫我好不傷情。（詩）人生在世幾度秋，好似楊花逐水流。有朝一日狂風起，死別生離恨悠悠。（院子上）（白）老漢鄧伯道（註一），兄弟伯儉，不幸中年喪命，撇下鄧方（註二）孩兒，無人照看。今日乃是他的週年之期，不免備定祭禮，帶領兩個孩兒，去到墳前一祭，以表手足之情。來！

院子

（白）有！

鄧伯道

（白）有請二位少爺！

院子

（白）有請二位少爺！

鄧方

（內白）來了！（同上）

桑園寄子

鄧元 (白)學中習孔孟(註三)，

鄧方 (白)何日得成名？

鄧元 (白)參見爹爹！

鄧方 (白)參見伯父！

鄧伯道 (白)罷了。

鄧方元 (同白)喚兒等出來，有何教訓？

鄧伯道 (向鄧方白)今日乃是你爹爹週年之期，備定祭禮，帶領你弟兄二人，去到墳前一祭。

鄧方元 (同白)孩兒遵命？

鄧伯道 (白)祭禮抬上！

院子 (白)祭禮抬上！

(四青袍抬祭禮上)

鄧伯道 (白)哎，難得見的兄弟呀！(唱二黃慢板)嘆兄弟遭不幸一旦喪命，丟下了年幼兒好不傷情！眼望着孤墳臺珠淚難忍，見墳堂不見人刀割我心。(院子擺祭禮畢，青袍同下)

鄧伯道

(叫頭)伯儉！兄弟！今日乃是你週年之期，愚兄帶領兩個孩兒，前來祭奠於你，以表你我手足之情，(叫頭)伯儉！兄弟！哎，兄弟呀！(唱二簧倒板)見墳臺不由人珠淚滾滾，(叫頭)伯儉！兄弟！喂呀，難得見的兄弟呀！(唱回龍)叫一聲同胞弟細聽兄云。(快三眼)曾記得弟在世何等的歡慶，兄與你同商議家道隆興。不料想身得病一旦喪命，兄弟喪命，兄弟呀！(原板)斯黃土埋卻了無價寶珍！

鄧元

(接唱二簧原板)見爹爹只哭得昏迷不醒，叫一聲我叔父細聽分明。你死在九泉下好不安靜，撇下了我兄弟倚靠何人？

鄧方

(叫頭)爹爹！我父！爹爹呀！(唱二簧倒板)在墳前不由我心酸難忍，(三叫頭)爹爹！我父！爹爹呀！(唱回龍)想起了老爹爹刀刺我心！(原板)你死在九泉下何等安靜，撇下了我母子依靠何人？

鄧元

(白)呵！爹爹！我要我的叔父！

鄧伯道

(白)哦，兒要兒的叔父麼？

鄧元

(白)正是！

鄧伯道

(白)這裏面就是兒的叔父，你去叫哇！

鄧元

(叫頭)叔父啊，叔父！姪兒在此叫你，你是怎的不言，怎的不語呀……(哭介)

鄧方

(白)呵！伯父！我要我的爹爹！

鄧伯道 (白) 哦，兒要兒的爹爹麼？

鄧方 (白) 正是！

鄧伯道 (白) 這裏就是兒的爹爹，你去叫他出來呀…… (哭介)

鄧方 (叫頭) 爹爹呀，爹爹！孩兒在此叫你，你是怎的不言，怎的不語呀…… (哭介)

鄧伯道 (叫頭) 伯儉呀，兄弟！這兩個孩兒在此叫你，你是怎的不言，怎的不語？莫非你

鬻了？你啞了？你……睡死了麼？ (唱二簧搖板) 這一個要叔父我的心酸難

忍，那一個要爹爹刀刺我心！哭一聲同胞弟慢慢相等。

(掃頭，家院上)

院子 (白) 啓稟員外：大事不好了！

鄧伯道 (白) 何事驚慌？

院子 (白) 今有石勒 (註四) 造反，逢州奪州，遇縣搶縣，看看殺到我莊來了！

鄧伯道 (白) 哎呀！這才是福無雙降，禍不單行！兒呵，猶恐你母親在家懸望，你我快快

同去吧！ (掃頭同下)

第二場

金氏 (上唱二簧搖板) 遭不幸我官人一旦喪命，撇下奴每日裏獨守孤燈。

（水底魚四青袍、院子、鄧伯道、鄧元、鄧方同上）

金氏（白）大伯回來了？

鄧伯道（白）弟妹，大事不好了！

金氏（白）何事驚慌？

鄧伯道（白）今有石勒造反，逢州奪州，遇縣搶縣，看看殺到我莊來了！

（白）不好了！（唱二簧搖板）聽說是石勒賊興兵犯境，眼見得一家人兩下離分。

（白）哎呀大伯呀！既是賊兵作亂，快快收拾收拾，逃往潼關，我兄弟那裏安身才是。

鄧伯道

（白）如此後面收拾收拾！（金氏、鄧元、鄧方同下）看衣更換！（換衣介，金氏、鄧元、鄧方同上）家丁們！你等受全家一拜呀……（跪介唱二簧搖板）一家人跪草堂珠淚難忍，叫一聲衆義僕細聽分明。都只爲石勒賊興兵犯境，我帶領一家人前去逃生。但願得那賊兵不到此境，回家來將這萬貫家財與爾等平分，訴不盡衷腸苦急忙逃奔。（白）咳！（冲頭同下）

第二場

（四龍套引石勒上，風入松牌子上）

石勒 (白)俺，石勒，自從興兵以來，一路之上，搶關奪寨。前面已是文水地界，巴圖魯(註五)！殺！(同下)

第四場

鄧元 鄧方

(內白)走哇！

(鄧伯道，金氏，鄧元，鄧方同上)

鄧伯道

(唱二簧慢板)走青山望白雲

鄧元 鄧方

(同唱)家鄉何在？

金氏

(唱慢板)一家人逃性命那顧家財！

鄧伯道

(唱快三眼)山又高水又深無其可奈，

金氏

(唱慢板)鞋又弓足又小寸步難挨。

鄧伯道

(唱原板)手攀藤帶坡兒忙登山界，忙登山。(同上樟介)

金氏

(唱原板)走得我兩腿痛珠淚滿腮。

鄧伯道

(唱原板)眼望着白茫茫但不知何方地界？

金氏

(唱原板)何日裏到潼關才放……心懷……(內起三通鼓介)

鄧伯道

(白)嗟呀！(唱搖板)眼望着旌旗飄把我嚇壞，(番兵抄過下)(白)嗟呀！(接唱搖板)又只見衆賊兵蜂擁而來。我這裏帶效兒忙下山界。(下棹介，番兵兩邊抄上，衝下)

第五場

(鄧伯道、鄧元、鄧方亂鏗上)

鄧伯道

(白)嚇殺我也！嚇殺我也！(看介)兒啊，你鎗往哪裏去了？

鄧元

(白)不知去向。

鄧伯道

(白)兒啊，你母親哪裏去了？

鄧方

(白)被賊兵搶了去了！

鄧伯道

(白)你待怎演？

鄧方

(白)被賊兵搶了去了！

鄧伯道

(叫頭)弟妹，金氏，哎呀！(昏介，唱二簧倒板)聽說是賊賊搶三魂不在，(白)弟妹，金氏，哎呀！(唱二簧搖板)眼見得一家人兩下分開！(白)哎呀兒啊，諒那賊兵去之不遠，你我緊緊趕上前去！

鄧方

(白)我哥哥不走了。

鄧伯道（白）兒啊，你爲何不走哇？

鄧元（白）孩兒兩腿疼痛，難以行走。

鄧伯道（白）哦，你兩腿疼痛，難以行走？

鄧元（白）正是。

鄧伯道（白）看那旁有一高坡，我兒站在上面，待爲父揹兒一程。

鄧元（白）爹爹老了。

鄧伯道（白）爲父的嘆雖然年邁，倒還康健；我兒只管站了上去。（元上椅介、方哭介）兒啊，不要啼哭，少時爲伯再來揹你。

鄧方（白）你去揹他，我不要再揹你！

鄧元（白）爹爹來呀！

鄧伯道（白）來了！（措介）哎！（唱二簧搖板）亂世裏纔有這冤孽魔債，老的老小的小無計安排？

鄧方（叫頭）天哪！天！想我哥哥行走不動，就有伯父揹他；想我這少娘無父的孩兒，就無有人來揹我！怎不氣……死我也！（昏迷介）

鄧元（白）爹爹我兄弟氣絕了。

鄧伯道（白）哎呀！（扶方介）我兒醒來！

鄧方

(唱二簧倒板)想爹娘不由我魂飛天外，(叫頭)爹爹！母親！哎！爹娘啊！(唱搖板)不由兒一陣陣珠淚滿腮。父早亡母離散雙親不在，撇下了年幼兒好不傷懷！

鄧伯道

(白)哦，(唱搖板)他哭的父和母雙親不在，倒教我年邁人心似刀裁！(白)兒啊，不必啼哭，待爲伯的措兒一程。

鄧方

(白)伯父老了！

鄧伯道

(白)爲伯的却還不老，我兒祇管上去！

鄧方

(白)伯父小心了！

鄧伯道

(白)你也小心了！(方上椅介鄧元哭介)兒啊，不要啼哭，措了你兄弟，再來措你。你還是他的哥哥呢！

鄧方

(白)伯父你要來呀。

鄧伯道

(白)來了。(措介)哎！(唱二簧搖板)他雖然年幼小聰明可愛，可憐他是無父的兒我痛傷心懷。

(鄧元坐地哭介)

鄧方

(白)伯父，我哥哥又不走了。

鄧伯道

(白)兒啊，爲何不走哇？

鄧元

(白)兩腿疼病，難以行走。

鄧伯道

(白)這個……(叫頭)且住！看這兩個小冤家，一路之上，挨挨蹭蹭，倘若賊兵到來，將我兒殺死，倒還罷了；若是將我姪兒殺死，怎對我那去世的兄弟在病床之上託孤之言？這這這……有了！看那旁有一桑樹，不免將我兒綁在樹上，帶着姪兒逃走。與我兒留下血書一封，倘若被人救去，我父子還有相逢之日；倘若賊兵到來，將我兒殺死，我也對得起我那去世的兄弟。我就是這個主意！兒啊，起來，起來！(鄧元、鄧方同起介)你們腹中可曾飢餓？

鄧方

(同白)腹中正在飢餓。

鄧伯道

(白)兒來看！那旁桑樹之上，桑葢甚多，哪個上去摘些下來？也好充飢。

鄧元

(同白)我去！我去！

鄧伯道

(對方白)你年紀還小呢。

鄧元

待孩兒上去。

鄧伯道

好，原要你上去呀！(鄧元上樹介)(拿帶介)兒啊，站穩了，將臉朝外！(綁介)

鄧元

(白)爹爹為何將孩兒綁了起來？

鄧伯道

（叫頭）兒呵，非是爲父忍心將兒綁在樹上；只因你兄弟年幼，行走不動，倘若賊兵趕來，將我兒殺死，倒還罷了。若是將你兄弟殺死，叫我怎對得起你那去世的叔父託孤之情。無奈將兒綁在樹上，與兒留下血書一封，倘有仁人君子，將兒救去，你我父子自後還有相逢之日；倘若賊兵到此將我兒殺死，哎呀兒啊！你我父子今生今世，是再也不能相見的了哇……（叫頭）鄧元，我兒，哎呀呀！（唱二簧搖板）此時間顧不得父子們的恩愛，眼見得親骨肉兩下分開。急忙忙扯下了衣襟一塊，咬指尖腹內痛珠淚滿腮。家住在太原府文水縣界，我的名叫鄧伯道逃難此來。捨親生救姪兒傳留後代，也免得旁人罵我年老無才，將我兒年庚月血書上載，仁君子救了去，你……是活佛如來。血跡乾寫不盡恩深似海。（指鄧方走介）兒呀，走哇！

鄧方

（白）我要我的哥哥！

鄧伯道

（白）這個小冤家，他又不走了。待我朦哄於他。兒啊！你母親來了！

鄧方

（白）在哪裏？

鄧伯道

（白）在這裏！（兩望介）

鄧伯道

（同白）弟妹，金氏，（指頭指方介）母親，我母，（指頭指方介）

鄧元

（白）爹爹！

鄧伯道 (白) 哎，兒吓！罷！(下)

(金氏上)

金氏 (唱二簧倒板) 遇賊兵嚇得我魂飛天外，(白) 呀！(唱搖板) 一家人被衝散好不

悲哀！思姣兒與大伯逃奔何在？

鄧元 (白) 爹爹呀！

金氏 (白) 呀！(唱搖板) 見幼兒綁桑樹所為何來？(白) 哎呀且住！看桑樹之上，綁的

好像我姪兒鄧元模樣，待我看來。(解介) 我兒醒來！

鄧元 (唱二簧倒板) 桑樹上綁得我神魂飄蕩，(白) 嬌母哇……(搖) 醒來時見嬌母

珠淚滿腔。

金氏 (白) 兒呀，因何將你綁在樹上？

鄧元 (叫頭) 嬌母哇！我爹爹見我兄弟年幼，行走不動，猶恐賊兵追來，傷害於他；

因此將我綁在樹上，寫下了血書一封，帶定兄弟逃遁去了。

金氏 (白) 血書現在哪裏？

(白) 嬌母請看！

金氏 (看書介) (白) 喂呀！(唱搖板) 見血書不由人悲聲大放，捨親生救姪兒萬古流芳！

(白) 兒啊！我有意將你收爲己子，帶你逃往你舅父那裏安身，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鄧元（白）如此母親請上，受兒一拜！

金氏（白）說過就不用拜了。

鄧元（唱搖板）從今後兒猶如嫡母親養，待將來成人後報答孀娘！

金氏（唱搖板）我這裏帶姪兒趙路前往，到潼關見兄弟細說衷腸。（同下）

【註釋】

（註一）鄧伯道 名攸，晉朝平陽襄陵人（此據「晉書」「鄧攸列傳」；戲詞上謂其太原文水人，不足據。蓋說亦在今山西地）。初爲吳王文學，據「辭源」卯集一七一頁：「漢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而郡國皆置文學，魏晉以來並因之，鄧博士助教之任……」，歷太子洗馬（官名），河東太守。永嘉（晉愍帝年號）末年，石勒造反，過潞水，鄧攸攜妻兒和胞姪逃難；中途不能開食，乃縛已子於樹，帶了姪兒去逃命，蓋其弟早死，只此一子，怕絕其嗣也。不料從他棄子之後，始終沒再生兒子，當時人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註二）鄧方 正史上未嘗提鄧攸姪兒之名，蓋出於明戲人杜撰。

（註三）孔孟 孔子孟子往往簡稱孔孟。「學中習孔孟」，謂在學校讀孔孟之書也。

（註四）石勒 字世龍，晉朝人；本羯種（匈奴的別部），居上黨武鄉（在今山西），屬劉淵部下。攻破州郡很多。

晉太興年間，叛前趙稱帝，號後趙。

（註五）巴圖魯 滿洲語稱勇士爲「巴圖魯」。舊戲裏凡番將盜寇，多用此稱不誤，其是否滿洲人也。

三 修改經過

第一場鄧伯道所念之「引子」，譚派老生用「家道隆興訓子嗣早成功名」，語句寬泛，不如仍用老詞「兄弟喪了命，倒教我不傷情」較為切題。

第一場鄧伯道念詩，其末句爲「大限來時一筆勾」，語涉迷信，故改爲「死別生離恨悠悠」，又可與第三句「有朝一日狂風起」語意連貫，又其第二句「好似揚花水上浮」之「浮」字，應仿鄂音念成「由求」始能與上面「秋」字押韻。但現在已將「浮」字讀慣成爲姑蘇轍，便錯了轍。故改。「水上浮」爲「逐水流」，以求通俗。

第一場家院報稱「黑水國石勒造反」，「黑水國」三字不見史傳，亦不能稱爲「趙國石勒」，因此時石勒，侵太原，尙係匈奴劉淵之部將，而未自立爲趙國，故不如選用「石勒造反」，以免惑亂人意。

第五場 鄧伯道首唱原詞爲：「前世裏欠下了冤孽魔債，老的老小的小無計安排」。我們改爲：「亂世裏纔遇這冤孽魔債，老的老小的小無計安排」！

其他較小之更動不備舉。

林冲夜奔

一 引言

「夜奔」一劇，故事簡單。只寫「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情景，寫他在路上驚慌，悽愴，萬感交集，義憤填膺而無可奈何的情懷。

此劇根據「水滸傳」第九回「林教頭風雪山禪廟，陸虞侯火燒草料場」，第十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冲雪夜上梁山」敷演而成。不過劇中所謂：「今有金槍手徐寧帶領官兵，追至黃河渡口……」，「水滸」中未並提及。只說：「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侯、富安三人，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街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搜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林冲是這樣怕連累了柴進，才去投梁山的。

「夜奔」是「寶劍記」傳奇的一齣。「寶劍記」明李開先撰；從「曲海總目提要」只知道牠是敘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見卷五），而無從窺其全豹。不過單以「夜奔」一齣而

論，寫景寫情，有聲有色，不能算壞。

據「水滸傳」看，林冲是一個最值得同情的人。爲他全個人與妻子的人格、自由，被人誘害，刺配之不足，又要殺之於路，燒之於草料場，真是天大冤枉。高衙父子倚勢凌人，至於如此，真是人類中無恥可恨的敗類，可看做一般貪官污吏的代表人物。「夜奔」着力寫出義士英雄的抗節不屈，逼上梁山，天涯落魄，無可奈何的心境，實令人人欲爲一洒同情之淚。

二本劇

劇中人

林冲

〔武生〕

開場

（林冲上）

林冲（唱點絳脣）數盡更籌，聽殘銀漏。逃秦寇（註一），腹哈！好，好教俺有箇難投！那搭兒相求救！（念詩）欲送登高千里目，愁雲低鎖衡陽路。魚書不至雁無憑，幾番欲作悲秋賦，回首西山日又斜，天涯孤客真難度；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白）俺，林冲。一時忿怒，殺死高家奸細二賊。幸喜黑夜無人知

覺，密投柴大官人莊上，假他修書寫往梁山（註二）。俺日間不敢行走，只得黑夜而行。呀！恰才天清月朗，霎時霧暗雲迷；前面黑洞洞想是一所村莊，待俺緊行幾步，上前看來。呀！我道是所村莊，原來是所古廟，雪光之下照見匾額，待我看來：「白雲庵」。且喜庵門半掩，不免挨身而進。（作進廟介）呀，原來是伽藍神聖。神聖呀神聖！保佑林冲一路上無災無難，早上梁山，那時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哈介）身子困倦，不免在神座前打睡片時，醒來再行。正是：一覺放開心地穩，夢魂先已到邯鄲（註三）。

（睡介）（片刻後作隱隱金鼓聲，林復驚醒介）

（白）啊呀！嚇死我也！嚇死我也！方才朦朧睡去，忽然夢見官兵追捕於我，不是俺的腿快，險些兒被擒。我想此地離梁山不遠，還是趕路的重要。不免拜辭神聖出去罷。開了廟門，酒開大步，前往梁山走遭也！（唱新水令）按龍泉（註四），血淚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專心投水濤；回首望天朝。嗟！急急走，忙逃。顧不得忠和孝。（駐馬聽）良夜迢迢，良夜迢迢，投宿你將他的門戶敲。遙瞻殘月，暗度重關，我急急走荒郊。俺的身輕不懼路迢迢；我心忙，阿呀！又恐怕人驚覺。也曉得俺魂散魂消。紅塵中誤了俺五陵年少（註五）。（白）想俺林征那土番的時節阿呀！（唱折桂令）俺指望封侯萬里班超（註六）；生逼做叛國紅

中(註七)，做了背主黃巢(註八)；恰便似脫扣蒼鷹，離籠猿兔，拆網騰蛟。救國難離除少正卯(註九)，掌刑法難得臯陶(註十)。只這鬚髮蕭蕭，我的行囊蕭條，此一去博得個斗轉天迴，(白)高俅！(接唱)管叫你海沸山搖，(雁兒落帶得勝令)望家鄉，去路遙！想母妻將誰靠！俺這裏吉凶未可知，啞哈！他，他這裏生死應難料！呀！唬得俺汗津津身上似湯澆，急煎煎心內似火燒。幼妻室今何在？老實親空喪了！阿呀！劬勞，父母的恩難報。阿呀！悲號！罷！嘆英雄氣怎消，嘆英雄氣怎消！(沽美酒帶太平令)懷揣着雪刀子，懷揣着雪刀子，我行一步，阿呀，哭號啣，急走羊腸去路遙！(白)老天！(接唱)怎能夠明星下照。昏慘慘雲迷霧罩，唵喇喇風吹葉落。聽山林聲聲虎嘯，繞溪澗哀猿叫。俺呵！唬得俺魂飄膽消，似龍駒奔槽。啞哈！百，百忙裏走不出山前古道。(收江南)呀！又只見烏鴉陣陣起松梢，數聲殘角斷漁樵。忙投村店伴寂寥。想親闌夢杳！想親闌夢杳！抵多少空隨風雨度良宵。(煞尾)一宵兒奔走荒郊，窮性命得一條。到梁山，請得兵來，(白)呀！高俅！(接唱)誓把那奸臣掃。(白)呀！前面已是梁山了。吓哈！吓哈！哈哈！(內嗽介，林冲驚介)走走走吓！

〔註釋〕

(註一)潘素寇 晉陶潛作「桃花源記」，稱秦時人避亂得此桃花源而居，與世隔絕。後世因往往稱避世隱居為

「蓬萊」。此處仍爲此意。

(註二)梁山 在山東省壽張縣東平三縣境。本名良山。梁孝王嘗遊獵於此，故又名梁山。下有梁山泊。

(註三)邯鄲 地名，在今河北省。唐李泌作「枕中記」，逸虛生在邯鄲逆旅遇道者呂翁，呂使虛生於夢中歷盡人生悲歡；後人因稱夢爲「邯鄲夢」。

(註四)龍泉 劍名。

(註五)五陵年少 五陵謂漢帝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爲當時豪族富室膏粱之區。杜甫「秋興」詩謂「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後人遂以「五年少」指貴族子弟，或僅指青年，並無富貴之意。

(註六)班超 東漢安陵人。明帝時，使西域，至善鄯，服于闐，通疏勒，降莎車，走龜茲，斬焉耆王廣；於是西域五十餘國，盡納貢內屬。

(註七)紅巾 泛指盜匪叛徒。因此輩人往往以紅巾或黃巾纏頭也。

(註八)黃巢 唐曹州人。王仙芝作亂，巢參與。及仙芝敗亡，巢收集餘黨，被推爲王。進陷長安，稱帝。後爲李克用等所敗，自殺。自起至亡凡十年。

(註九)少正卯 春秋時魯國大夫，性行險劣，言爲而辯。亂魯政。孔子爲魯相時，誅之。

(註十)皋陶 虞舜之臣，造律立獄。

三 修改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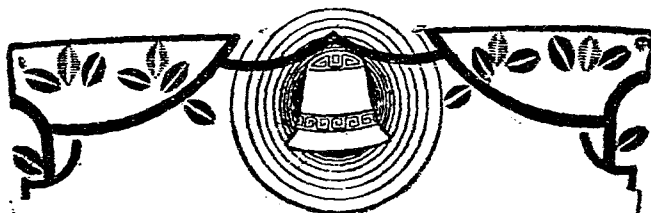
「夜奔」原爲崑劇，不過平劇班也常常扮演，現在也算平劇了。但平劇班的「夜奔」，服裝樣式，念字吐音，場子組織，和崑劇班不盡相同。就場子組織說，平劇增加了

幾個過場，徐寧上場並「起霸」，伽藍神上場有說白，林冲和徐寧還有起打。這種改動，一面爲增加一點熱鬧，但主要原因還是爲給主角有下場休息的機會。這一本是仍以流行的崑崙本爲主，修訂而成的。

崑崙裏的獨腳戲，載歌載舞，以一個人攝聚全場觀衆的精神，最能表現中國劇的特色。但也最繁重喫力，演員若沒有過人的精力是不能勝任的。「夜奔」便是這樣一齣獨腳戲。唱、念、做、舞，色色繁重。惟有這樣唱得酣暢，舞得靈活，才能真具體的寫好這首史詩。若添了些過場，添了些無謂閒人跑來跑去，便把本劇的情調破壞了。

這本戲我們只改了一個地方，便是把伽藍神的門內說白刪除，否則又落「神人搭救」的窠臼。因爲刪除這一段說白，下面林冲醒後的說白，也隨帶着改換了兩句。原來加這一段的意思，想爲略給演員一點休息時間；其實伽藍的說白只有四五句，佔時間非常少，林冲自己躺一下也一樣。

曲詞的標點是依照文義加的，容與曲譜有出入，未能兼顧。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修訂平劇選

(全十二集)

第三集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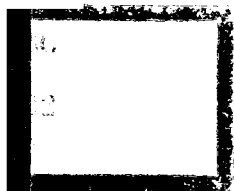
修訂者	李效	吳伯	程虛	國立編譯館	吳秉常	發行所	正印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	----	----	----	-------	-----	-----	-----	-----	------

校整
新德

(2004)

2/20/23
该向呈像

26-1-1



\$1.80